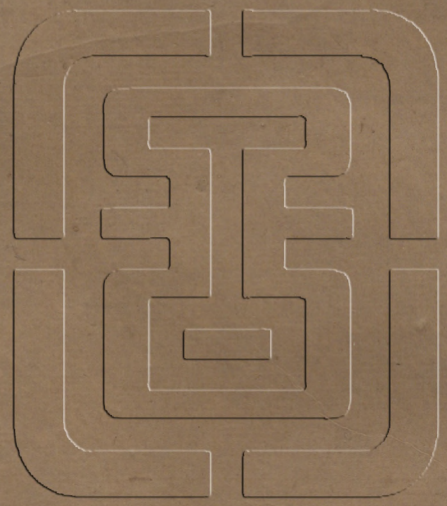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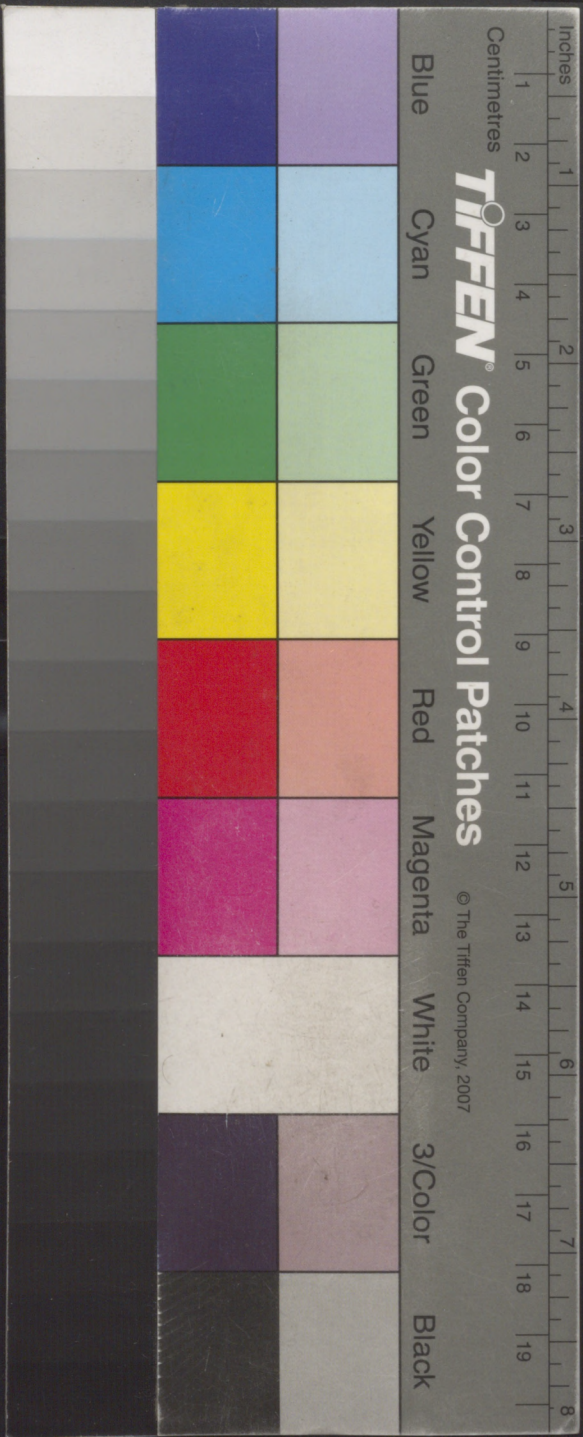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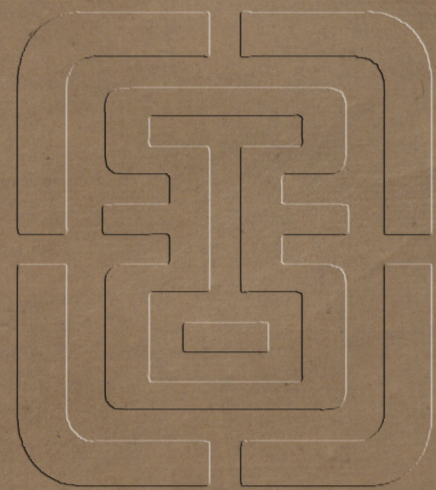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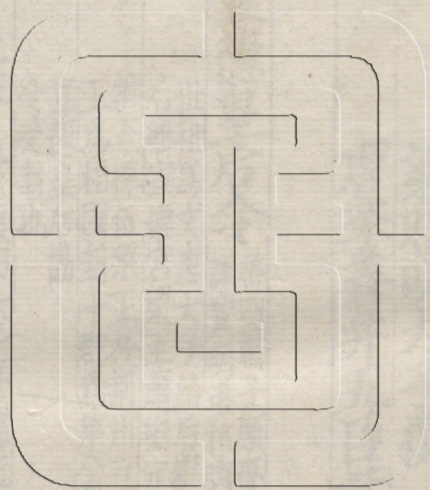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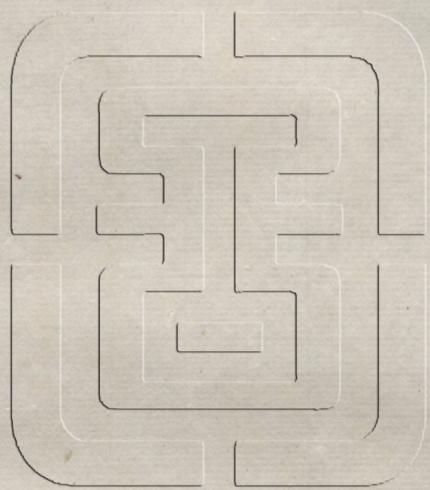
1913



六臣註文選  
一九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令

宣德皇后令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父曄之齊

世祖為文惠太子納后鬱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宣德宮梁王蕭衍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梁王於荊州立南康王為帝進梁王為相國封十郡為梁公表讓不受詔斷表宣德皇后勸令受封也

任彥升

良曰太后欲禪位於梁王王固辭沈約等奏太后勸進令昉為太后令梁

王受禪秦法皇后太子稱令令命也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善曰言梁武故曰具也夫功

在不賞五百作故庸勲之典善曰言功績既高

之典蓋闕而不論周書曰平州之百功大弗賞善曰言功績既高

記廟通說韓信曰功蓋天下者不賞善曰言功績既高

親昵近尊賢也善曰言功績既高施侔造物則

則用功之常典是闕而不行也庸用勲功也

謝德之途已寡也五臣無也字善曰言恩施既隆侔

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鬼曰造物謂道也魏志曰劉真上

疏曰物不吝施於天地而子不謝生於父母也善曰言恩施既隆侔

蓋為功至六不可報謝也侔等途道也善曰言恩施既隆侔

要不得不五臣

字疆為之名使荃宰有奇善曰言德顯功高雖無酬

各庶使君主之情微有所寄也若子曰吾強為之名曰大楚

辭曰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也鄧析子曰

聖人消遙一世間宰匠萬物之形晉中與書孝昭曰誠存匪

懈治道有寄也善曰言德顯功高雖無酬向曰雖不可荃然要不可疆為立名以主

宣德皇后令

天下使君臣有所寄善曰言德顯功高雖無酬託也荃君也宰臣也

述曰寔天生德聰明神武尚書曰乃祖成湯善曰言德顯功高雖無酬

齊聖廣淵也善曰言德顯功高雖無酬向曰公謂梁王也淵深也

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善曰言德顯功高雖無酬

月而與紱紉不異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周書王

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旦曰九星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

九星九星九米毛詩小雅曰高山仰止周易曰易有大極是

生兩儀王肅曰兩儀天地也又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善曰言德顯功高雖無酬

曰不改參辰不易日月謂定天下不經以時也九星謂九州

也仰止謂九州之長皆仰望而至也二儀天地也貞正觀

視也暴亂既除則善曰言德顯功高雖無酬在昔晦明隱鱗戢翼

正視於天下也善曰言德顯功高雖無酬入地中明夷君

子以蒞眾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也曹植矯志

詩曰仁虎匿爪神龍隱鱗成公綏慰志賦曰惟潛龍之勿用

載鱗翼而匿景也善曰言德顯功高雖無酬博通羣籍而

暗察其明如龍鳳隱鱗翼也晦暗戢斂也

讓齒乎一卷之師善曰言德顯功高雖無酬范曄後漢書曰馬續博觀羣籍揚子

范曄後漢書曰馬續博觀羣籍揚子

范曄後漢書曰馬續博觀羣籍揚子

范曄後漢書曰馬續博觀羣籍揚子

范曄後漢書曰馬續博觀羣籍揚子

范曄後漢書曰馬續博觀羣籍揚子

范曄後漢書曰馬續博觀羣籍揚子

范曄後漢書曰馬續博觀羣籍揚子

范曄後漢書曰馬續博觀羣籍揚子

范曄後漢書曰馬續博觀羣籍揚子

范曄後漢書曰馬續博觀羣籍揚子

范曄後漢書曰馬續博觀羣籍揚子

范曄後漢書曰馬續博觀羣籍揚子

范曄後漢書曰馬續博觀羣籍揚子

法言曰一卷之市不勝異價一卷之書不勝異意一卷之市必正之平一卷之書必正之師也 銑曰謂潛隱之時廣通

經籍推尊師傳也博廣也讓齒謂推尊之也 劍氣陵雲而屈迹於萬夫之

下善曰魏志段灼理鄧艾曰艾勇氣陵雲士眾乘勢六韜太公曰屈一人之下伸萬人之上唯聖人能焉 翰曰劍氣

謂勇氣也此謙厚 辯析歷天口而似不能言 善曰七略之道必致尊也

好談論故齊人為語曰天口駢天口者言田駢子不可窮其口若事天論語曰孔子於鄉黨詢詢如也似不能言者 向

曰辨析謂分 文擅雕龍而成輒削 其字 藁 善曰說文別事理也

七略曰鄒赫子齊人齊人為之語曰雕龍赫赫言鄒衍之術文飾之若彫鏤龍文藁書曰孔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如傳

曰所作起草為藁 長曰言專擅於文若 爰在弱冠首 雖龍之形飾成也則輒削除其藁草之本

應弓旌 善曰禮記二十曰弱冠漢書制曰衰然為舉首左氏傳曰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孟子

曰夫招士以旃大夫以旌也 濟曰弱冠二十時也首 初也凡天子招引賢良皆使使執弓旌以為天子之信 客游

宣德皇后令

梁朝則聲華籍甚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起家齊巴陵王法普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游

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客游梁朝淮南子曰聲華嘔符之樂其性者仁也嘔紆武切符音撫漢書曰陸賈游漢庭公卿間

名聲籍甚音義或曰狼籍甚盛也 銑曰客游梁朝謂比漢朝司馬相如枚乘之徒游於梁孝王門聲名籍甚於天下謂

梁王衍初為巴陵王 薦名宰府則延譽自高 善曰何府法曹故以比也

典曰高祖遷儀同王儉東閣祭酒王隱晉書曰周玘累薦名宰府國語曰使張老廷君譽于四方也 翰曰薦進也梁王

遷為太尉王儉府祭酒宰相也道 隆昌季年勤王始著 德深遠為天下所譽而高者也

建武惟新締構斯在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即位也左氏傳曰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蕭子顯齊書曰明帝

即位改元曰建武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魏都賦曰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也 向曰隆昌建武並年號也勤於

王室之事於此末年始為著威結合謀策又在此年也季末也惟新謂初也 功隆賞薄嘉庸莫疇 善曰陸機高祖

締結構合也 功隆賞薄嘉庸莫疇 功臣頌曰帝疇

爾庸後嗣是膺也 良曰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

嘉善庸功莫無疇報也 善曰言止有一馬之田以懷讓祿之志纔居六百之秩以乘

推功之誠管子曰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

之田一金之衣左氏傳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

亦不及史記曰文公環縣上山中而封子推號曰介山廣雅

曰厲高也 濟田田十井為通通十為城一馬言少也介山

介之推也謂介之推不受晉侯祿也言齊以梁王功多禪之

帝位以報功猶如封一馬之田未為多 六百之秩大樹

也然執志固辭益高於介推也愈益也 六百之秩大樹

之號斯存 梁王辭爵祿也漢馮異每舍止處諸將並坐論

功而馮異獨屏於樹下不共論功軍中號為大樹 及擁旄

將軍言梁王不受功號亦斯存也 善同銑注 及擁旄

司部代馬不敢南牧 善曰何之 元梁典曰司州刺史蕭

祝文曰杖節擁旄鉦人伐鼓沈約宋書曰明帝於南豫州之

義陽郡立司州韓詩外傳曰代馬依此風過秦論曰胡人不

敢南下而牧馬也 翰曰擁執也旄旌旗之屬以麾眾也司

部司州也代謂北胡也梁王頌司州胡馬不敢南牧牧放也

推轂樊鄧胡塵罕嘗夕起 善曰何之 元梁典曰虜王

漢書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

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鄒陽上書曰今胡數涉河北上覆

飛鳥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也 向曰王

者遣將必跪而推其車轂梁王將兵據樊鄧二城則胡兵之

塵希能夕起也 惟彼狡童窮凶極虐 五百作窮極凶虐 善曰

不我好兮鄭玄曰狡童謂紂也 銑曰狡亂也童謂東昏侯

即位行暴虐誅戮 衣冠泯絕禮樂朋喪 善曰衣冠謂士已上皆

有冠冕謂之冠族之家劇秦美新曰禮樂崩樂 既而鞠旅

誓眾言謀王室 善曰何之 元梁典曰高祖密與呂僧珍

告也尚書曰王明誓眾土左氏傳曰公會齊侯 白羽一麾

干挑謀王室也 良曰言告其軍旅誓戒眾士 白羽一麾

黃鳥底定 善曰呂氏春秋曰武王至般係墮武王左釋白

羽右釋黃鉞免而自為係出師頌曰素旄一揮

鬻鬻子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  
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  
麾之紂軍反走尚書曰震澤底定 甲既鱗下車亦瓦  
翰曰白羽白旄也黃鳥地名底平也 甲既鱗下車亦瓦  
裂 善曰尚書大傳曰武王伐紂戰于牧野紂之卒幅分紂之  
其兵甲若推鱗而下 致天之屆拱揖羣后 善曰毛詩曰  
之車破如瓦碎裂 致天之屆拱揖羣后 致天之屆于  
牧之野典引曰欽若土下拱揖羣后 銜曰屆誅也言 豐功  
致天之誅但拱手以揖百官公卿而已羣后謂百官 豐功

厚利無得而稱 善曰王命論曰帝王之祿必有豐功厚  
利於人無得而稱焉 濟曰豐大之功厚 是以祥光總至  
下讓民無德而稱焉 善曰尚書中候曰帝堯文明榮光出河休氣四  
休氣四塞 善曰尚書中候曰帝堯文明榮光出河休氣四  
光休氣並和平之 五老游河飛星入昴 善曰論語比考  
瑞氣也塞滿也 五老游河飛星入昴 善曰論語比考  
帝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游渚五老曰河圖將  
浮龍銜玉苞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書成知我者重瞳

黃娥視五老飛為流星上入昴注曰入昴宿則復為星 翰  
曰堯見五老入于河一老人曰河圖將來告帝斯又一曰河  
圖推龜告帝謀又一曰山川魚鼈荷聖恩又一曰河圖推龍  
銜玉繩歌訖五老飛于天入于昴言梁王亦有此瑞蓋美言  
之其實 元功茂勳若斯之盛 善曰馮衍集曰定國家之  
無也 元功茂勳若斯之盛 善曰馮衍集曰定國家之  
當進表曰茂勳格乎皇天 而地狹乎 五百作 四履勢甲  
濟曰元大茂盛勳功也 而地狹乎 五百作 四履勢甲

乎九伯帝有惡焉輶軒萃止 善曰左氏傳管仲曰昔  
曰五侯九伯洪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  
至于穆陵北至于無繇杜預曰履踐履也帝寶融也輶軒萃  
止謂進封梁公之使也漢書哀帝詔曰惟念德報未殊朕甚  
惡焉揚雄答劉歆書曰備聞先代輶軒之使毛詩曰有鴟萃  
止也 向曰周賜太公履東南西南北方之地狹謂地狹於  
太公也九伯九州之長言梁王勢卑於此也惡慙也 銜曰  
輶軒輶車 今遣某位某甲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  
也萃聚也 今遣某位某甲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  
善曰致誠謂請無讓也毛詩曰百辟其刑之長笛賦曰致誠  
效志也 良曰某官某甲者謂百官名不可具載於此故略

宣德皇后令

善曰致誠謂請無讓也毛詩曰百辟其刑之長笛賦曰致誠  
效志也 良曰某官某甲者謂百官名不可具載於此故略

不言也百辟謂百官皆致其誠信也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善曰梁王固讓同乎匪席之旨百辟固請庶乎不遠而復之義也毛詩云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周易曰不遠復無祗悔良曰言梁王讓位不受有不可卷動之義故率百官以朝之庶使此志不為久遠而反復也謂帝位宜定也

**教**

善曰蔡邕獨斷曰諸侯言曰教

**為宋公脩張良廟教**

善曰裴子野宋略曰義熙十三年高祖北伐大

軍次留城令脩張良廟

**傅季友**

善同翰注翰曰沈約宋書云傅亮字季友北地人也傅涉經史尤善文辭官至散騎常侍後為太祖所誅宋公謂宋高祖劉裕也晉封宋公時北伐過彭城脩張良廟乃下此教秦法諸公王稱教教者教示於人也

**綱紀**

善曰虞預晉書東平主簿王豹曰事齊王曰况豹雖陋故大州之綱紀濟曰綱紀謂主簿之司也教皆

宣德皇后令

主簿宣之故若先呼之亦猶今出制首言門下是也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

左氏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遠三乎對曰未也臣聞盛德必百世祀履之世數未也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也毛

義詩傳曰泯滅也向微管之歎撫事彌深善同銑注曰祀典謂祭祀之常典微管仲吾其被髮左社

相齊而國理禮樂大興故孔子歎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社矣微無也被髮左社夷狄之服言無管仲為相則禮樂大壞

吾其夷狄也此孔子歎美其功也今宋公撫思此事彌深於情張子產道亞黃中照隣

**殆庶**善同良注良曰易坤卦之六二爻辭云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言子房之道亞吹於此易

繫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子風雲玄感蔚為帝師善曰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又良曰以三寸舌為王者師河圖曰黃

石公謂張良讀此為劉帝師也翰曰易云雲從龍風從虎此深感應也玄深蔚盛也夷項定漢大

**拯橫流**善曰廣雅曰夷滅也漢書王遠羽至陽夏諸侯不



出弱為極孟子曰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向曰夷固已

平也子房能平項羽定漢祖極拔也橫流謂亂也

參軌伊望冠德如仁善曰典引曰以冠德卓犖者莫崇

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良曰固已辭也參

近軌跡也伊伊望呂望言子房近跡於此二賢臣也冠首

也仁德乃為管仲之首

若乃交神五臣作地與上道契商洛善

谷賈戲曰齊竈激賢於康衢漢書曰良從容步游下邳地上

有一父老衣褐至良所曰孺子可教良受書於邳地皆侯命

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表宏三國名臣贊序曰體分真固道

契不墜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園公綺李季夏黃公角里先生

當秦之世避而入商山以待天下之定也漢書曰上竟不易

太子者良本召此四人之力也翰曰子房受黃石兵法於

圯橋黃石公神也商洛山名四結居其中也子

房為呂后畫策迎之以得太子位遂定契合也顯默之際

窅然難究深遠難以究探也淵流浩漭莫測其端

矣善曰言其度量深大不可測度也孫綽栢玄城碑曰俯仰

顯默之際優游可否之間莊子老聃曰而知夫道窅然難

言哉吳都賦曰頌浴沅瀆莫測其深莫究其廣黃石公說序

曰張良廣若源泉深不可測也濟曰言子房之德深廣浩

養不測其端涯也塗次舊帛沛佇駕留城善曰漢書沛郡有留縣

曰佇久也謂停久也向日宋公行途次沛靈廟荒頓遺

像陳昧頓者杜預左氏傳注曰頓壞也夏侯湛東方朔畫

贊序曰徘徊露寢見先生之遺像撫跡懷人永歎寔深

廣雅曰昧闇也向日像形也過大梁者或行想於夷

善曰毛詩曰嗟我懷人又曰瘡痍永歎也

門游九京五百者亦流連於隋會善曰史記魏有隱

張良廟教

若人亦足以云善曰論語子曰君子哉若人毛萇詩傳曰云言也向曰擬此也若人言此人謂侯

時致薦善曰左氏傳君子曰蘋蘩蕙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也濟曰蘋蘩水草也行潦雨水

言守以忠信雖物之微可時薦祀也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善曰廣雅曰抒

經者不刊之書也翰曰抒申判也列業也主者施行

為宋公脩楚元王墓善曰宋公楚元王後

楚謚曰元墓在彭城宋公過見故脩之

### 傅季友

綱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善曰禮緯曰天子辟雍

也玄禮記注曰崇尊向曰彌益也尊本敬始義隆自遠善曰魏志明

張良朝教

敬始所以篤教沈化孫卿子曰先祖者類之本也貴始德之本也良曰本始謂先祖宋公漢之孫也楚元

王積仁基德善曰漢書曰楚元王交字游

交為楚王王彭城費子由君子積於仁而民積於財刑罰發

矣國語太子晉曰基德十五王而始平也銑曰基本啓開

也斯境謂彭城彭城厲楚故也素風道業作範後昆贊曰素風愈鮮

習鑿齒襄陽耆舊記龐統曰方欲與長道業卻正釋譏曰創

制作範匪時不立尚書曰垂裕後昆也銑曰素風儉約純

素之風道業謂博通經學範法也後昆後嗣也本支之祚實隆鄙宗善曰毛詩

世揚脩牋曰述鄙宗之過言也濟曰支體遺芳餘烈奮

乎百世善曰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聞之餘烈孟子曰聞

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而丘封豨豨然

墳堊莫翦善曰晉中與書武陵王令曰丞相墳堊翳然謂

無人翦感遠存往慨然永懷善曰李陵書曰能不慨然除灑掃感遠存思往事

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善曰毛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安風俗通曰召公出為二伯止甘棠樹之下聽訟決獄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也

追甄善曰甄表也禮記周禮曰則召伯之植甘棠且猶不翦甘棠木名墟墓善曰甄表也禮記周禮曰

陵尚或不泯善曰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禮記周禮曰甄榮泯滅也漢詔魏信陵君守冢五家莫為不滅

况瓜善曰毛詩曰絲絲瓜峽也

峽庭所興開源自本者乎善曰毛詩曰絲絲瓜峽也

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善曰毛詩曰絲絲瓜峽也

澆掃便可施行善曰毛詩曰絲絲瓜峽也

常行也善曰毛詩曰絲絲瓜峽也

楚元王墓教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玉元長

善曰元長琅琊人也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為中書郎帝疾融先欲立竟陵王子良及即位下廷尉於獄中賜死

問秀才高第明經善曰元長琅琊人也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為中書郎帝疾融先欲立竟陵王子良及即位下廷尉於獄中賜死

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善曰元長琅琊人也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為中書郎帝疾融先欲立竟陵王子良及即位下廷尉於獄中賜死

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善曰元長琅琊人也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為中書郎帝疾融先欲立竟陵王子良及即位下廷尉於獄中賜死

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善曰元長琅琊人也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為中書郎帝疾融先欲立竟陵王子良及即位下廷尉於獄中賜死

廣成子在崆峒之上善曰元長琅琊人也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為中書郎帝疾融先欲立竟陵王子良及即位下廷尉於獄中賜死

可及也善曰元長琅琊人也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為中書郎帝疾融先欲立竟陵王子良及即位下廷尉於獄中賜死

而問曰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來吾語女至道  
善注華封致乘雲之拜善曰莊子曰堯觀乎華封華封  
男子堯皆辭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  
天之生人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  
德就問于歲厭世去而上儂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  
身無常殃則何厚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請問封人曰退然  
崆峒有拜乘雲為請今不同者蓋請者必拜故互文也良  
同善

或揚旌求士或設席待賢善曰求士待賢皆謂  
有告善之旌應劭漢書注曰旌幡也設之五達之道鬻子曰  
昔大禹治天下也以五聲聽治為銘於筭曰教寡人以道  
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  
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者揮鞀也翰曰揚舉也求士謂求  
賢才也餘

用能數化一時餘烈千古善曰謝承後漢書  
郡威教克平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  
善所聞之餘烈良曰敷布烈美也朕夙奉天命恭惟

永圖善曰爾雅曰蚤敬也尚書曰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又  
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也銑曰惟思永長也言敬  
奉天命恭思

審聽高居載懷祗懼善曰六韜曰王者  
居而遠望徐視而審聽尚書曰予小子夙夜祗懼也  
向曰審其聽受高居思危則懷敬懼也載則祗敬也雖言

事必史而象闕未箴善曰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  
右史書之鄭玄周禮注曰象魏闕  
也范曄後漢書曰靈帝嘉平中有何人書朱雀門言公卿皆  
尸祿無忠言者也濟曰雖言事則左史書之而象魏之闕  
夫有直言之戒象魏天子闕也所以命百官為寤寐嘉猷

延佇忠實善曰毛詩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尚書曰爾有  
嘉謀嘉猷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也翰曰寤  
寐之間思于善道延首佇立以

子大夫選名升學利用  
賓王善曰國語曰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賈逵曰  
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也禮記曰卿論秀士司徒論  
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學曰俊士鄭玄曰學大學也周易曰觀  
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也良曰言當選名之秀進於大學利

寤寐嘉猷

寤寐求之尚書曰爾有

嘉謀嘉猷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也翰曰寤

延佇忠實

業秀才文

於時用賓佐  
王道升進也  
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

善曰國語曰

詔策冕錯曰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國體人事直言也

崔寔政論曰詔書故事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

也此三者何者為要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

通行脩經中博士三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才中御史四曰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善曰

漢書

曰

善

曰

善

曰

善

曰

善

曰

善

曰

善

曰

善

曰

善

曰

善

曰

善

曰

善

曰

善

妙

九

於時用賓佐  
王道升進也  
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

詔策冕錯曰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國體人事直言也

崔寔政論曰詔書故事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

也此三者何者為要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

通行脩經中博士三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才中御史四曰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

策秀才文

農為政本善曰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以民為

飲一丈不織或受之寒上感誼言始開

藉田躬耕以勸百姓也翰同善注

義賈生置言善曰禮記曰躬耕帝藉天子三推漢書曰

不籍千畝濟曰千畝之禮以為農先

又問昔周宣情千畝之禮善曰國語曰

禮說公納諫善曰國語曰

漢文缺三推善曰國語曰

勤農業也漢書文帝詔曰農天下大本也民所

恃以生也良曰人以食為天若無人不生也

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善曰漢書勅通說武信君

也汜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

者弗能守也禮記曰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以金為城以湯為池雖險固非粟不可守也

雖遭水旱之災有粟待之無遷流亡散者也

寶茲稼穡善曰汜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

穡善曰汜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

穡善曰汜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

之書曰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華落復耕之輒墾之此謂一耕而五獲呂氏春秋曰冬至五旬七日葛始生葛者草之先者也於是始耕百穀獲收苗也德失也清剛古冷翰曰月令云杏花生種百穀獲收苗也德失也清剛古冷

**風速遵無廢** 善曰呂氏春秋後稷曰凡耕之道欲廣必中央師為冷風高誘曰冷風和風所以成穀也夫決也必於苗中央師師然肅冷風以搖長也良曰剛田中為隴廣尺深尺所以停水以潤田故云精而冷風所以而釋耒對養苗明述其義使人去之農事無廢也遵法也

**佩牛相訟莫反** 善曰鹽鐵論曰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何為帶牛佩犢杜預左氏傳注曰訟緣也向曰釋發也耒耕具也漢書曰龔遂見人佩刀劍者謂之曰汝何為佩牛春夏不起田畝言刀劍可以易牛而耕也此云有惰業之人廢耕而佩牛者相習而為如水泓流不返也言惰兼貧擅富浸以為俗善曰漢書曰李業之人不復知收也

**兼貧擅富浸以為俗** 善曰漢書曰李業之人不復知收也

奇曰謂大家兼役小人富者兼役貧民說文曰擅專也風俗通曰子不以從今為孝後主固宜是華浸以為俗豈不謬哉

銑曰富家兼井貧人常奪其利以自專擅其事為時俗之常然如水浸物日以毀壞言兼井之家可以壞國如此也**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 善曰漢書曰民爰上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賈逵國語注曰爰易也周禮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也翰曰爰易均田也言欲使人易田開其制度以上中下均易之懼驚擾愚民也

**馬** 五臣作鹵 善曰史記曰擾煩也

**可腴恐時無史白** 善曰史記曰既田鄴民歌之曰決漳水方灌野旁終古馬鹵方生稻梁又曰秦中大夫白公復為秦穿涇水注渭溉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也濟曰濕鹵薄地也若使此地可致興廢之術矢膏腴恐則時無史起白公為渠引水既之也

**陳厥謀** 善曰尚書序曰發繇矢厥謀孔安國曰矢陳也向曰矢直也言易田引渠之術可發興者直陳其謀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 善曰周易曰君子以議獄緩死良曰大易易也易

云君子以議獄緩死議其輕重之敬法卹刑虞書茂典

情以緩赦刑人命深重也規則也

善同向注 向曰虞書舜典也舜典云欽哉欽哉惟刑之自

郵哉郵敬恤憂茂盛也敬法憂刑恐其不中此為盛典

抵俗澆弛氏法令滋彰 善曰莊子曰唐虞始為天下

澆薄也澆與溲同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也 銑

曰氓民也弛發也言民俗澆薄發本逐末也滋多也 肺石

少不寃之人 五臣本 棘林多夜哭之鬼 善曰窮民天

告者漢書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寃周禮曰外朝之法

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楚辭曰荆

棘聚而成林尚書堯典曰兇哭山鳴鄭立曰鬼哭誅無辜

也山鳴聽不聰之異也王隱晉書司直劉隗奏曰懷情抱恨

雖沒不亡故有殞霜之應夜哭之鬼 翰曰周禮大司寇以

肺石達窮民之寃肺石亦石也致之於闕有寃訟者立於傍

主司收之春秋元命苞云樹棘槐聽 朕所以明發動容

訟於其下言寃人且多復有無辜者 濟曰明發謂夜待明也具

具食興慮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

日中具不遑暇食 濟曰明發謂夜待明也具

食晚食也言見此刑法未中早 傷秋茶之密網惻夏日

起晚食動容貌與思慮言憂也

之嚴威 善曰鹽鐵論曰秦法繫於秋茶網密於疑脂左氏

日之日趙宣夏田之日也杜預曰夏日可畏冬日可愛 純

曰茶草也其葉繁密謂刑法酷暴亦如之又如夏日赫然威

嚴可畏也網刑也

言如張網者也

永念畫冠緇追刑厝 善曰墨子曰畫

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賈逵國語注曰緇思貌也紀年曰

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 良曰竟畫其衣

冠使異於常人之飾有犯罪者使服之入皆不犯故永徒以

念之周成王原王刑厝不用厝置也故遠追之緇遠也徒以

百錢 輕科反行季葉四支重罰爰創前古 善

尚書呂刑曰穆王訓夏贖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孔安國曰

六兩曰鍰鍰黃鐵也張孟陽七哀詩曰季葉喪亂起呂氏春

秋曰越王勾踐曰孤雖首足異處四支布裂周禮曰司刑掌

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

罪五百殺罪五百也 向曰徒但也百鍰金刑以金贖罪者

周穆王有此刑科季葉則穆王時四支謂墨劓宮剕也爰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葉秀才文

創始也前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善曰韓子曰董闕于為趙上地

古謂周也守行石邑山中深澗峭如壑深百仞問其左右人曰嘗有人

入此者乎對曰無有嬰兒盲聾狂勃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鼠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冒然太息曰吾

能治矣使吾法無故也猶入間之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為不治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

共祖然則以其共祖故雖越亦號曰秦翰曰董安子曰此

不入者良由深峻也我若明為峻法天下寧有敢歌雞鳴

犯者遂作峻法韓非商鞅皆用此治秦乃霸也

於闕下稱仁漢牘善曰班固歌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

恨身無子困急獨荒荒女痛父言死者不復生上書誦此

闕闕下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激揚聖漢孝文帝惻然

感至誠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綰紫列女傳曰緹縈歌雞鳴晨

風之詩然雞鳴齊詩冀夫人早起而視朝晨風秦詩言未見

君而心憂也統曰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淳于公少

女緹縈詣闕歌雞鳴之詩上書曰妾父為吏皆稱清平今坐

法當刑妾傷死者不可復生雖欲改過自新亦無由也妾願

入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文帝憐悉其意遂赦之

策秀才文

今天下除肉刑故稱漢文帝為仁列於史牘二途如奕即用兼通昌言所

安朕將親覽善曰輕重二途似如差奕就其用也彼此

二途謂一用峻法一用寬法如有所乖奕不能必行則寬猛

兼而用之明所安者何也昌明也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善曰周易曰何以守位曰

仁何以聚人曰財尚書曰

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也良曰財者人之所資故利之而聚

書云一曰政二曰貨列於政下故曰次貨者通萬物之名

泉流表其不匱懋遷通其有云五臣作無善曰漢

布如淳曰流行如泉也尚書帝曰貨遷有無化居向曰表

比匱乏也財貨比之泉流使其不匱懋也謂遷有貨至於

無貨之處以遂其既龜貝積寢緡曼疆舉專用善

利皆勉力為之漢書曰王莽居攝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寢猶息也漢書

曰武帝初筭緡錢李夔曰緡絲以貫錢也管子曰凶歲糴金



千緡孟康漢書注曰緡錢貫也。翰曰古者貨用貝寶用龜。比今之用錢以緡纏貫穿之積寢謂積世寢發也。緡纏皆編也。  
**世代茲多銷漏參三倍**。善曰言錢之銷磨缺漏或復用錢年代多則銷磨缺漏減薄三倍也。  
**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產闕游歲**

**之貨**。善曰周書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妻子非其妻子也。班固漢書文帝贊曰上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民十家產也。在氏傳晉海觀字書曰存仍也。銑曰下貧謂貧人不濟者兼辰謂兩日也。中產謂中平之生者游歲謂再歲也。  
**惟瘼莫卹隱無捨矜歎**。善曰毛萇詩傳也。賁公諱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向曰惟思卹憂也。國語此貧人不濟者思而病之憂隱於心不捨哀矜嗟歎之至也。

**上帝溥臨賜朕休寶命**。善曰漢書曰上帝溥臨不異下防也。齊春秋曰永明八年蜀郡太守劉俊啓上曰南廣郡界蒙山有銅坑掘則得銅其利無極上疑之也。濟曰言上天廣臨下民賜我美寶山中開而出銅也。帝天溥廣朕我休美也。印斜蜀中

**出銅**。善曰漢書曰上帝溥臨不異下防也。齊春秋曰永明八年蜀郡太守劉俊啓上曰南廣郡界蒙山有銅坑掘則得銅其利無極上疑之也。濟曰言上天廣臨下民賜我美寶山中開而出銅也。帝天溥廣朕我休美也。印斜蜀中

**印斜之谷開而**。善曰漢書曰上帝溥臨不異下防也。齊春秋曰永明八年蜀郡太守劉俊啓上曰南廣郡界蒙山有銅坑掘則得銅其利無極上疑之也。濟曰言上天廣臨下民賜我美寶山中開而出銅也。帝天溥廣朕我休美也。印斜蜀中

錄秀才文

山名。且有後命事茲鎔範。善曰左氏傳曰王使宰孔賜也。無下拜漢書曰釋其未溥台鎔炊炭應劭曰鎔錢模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翰曰謂此銅後將命工人事此鎔法也。充都內之金紹圓府

**之職**。善曰和子新論曰漢宣以來百姓賦錢一歲餘二十萬藏於都內。良曰金錢也。紹繼也。太公爲周立九府圓法圓法錢也。今將繼太公之職事。

**但赤及深巧學之患榆莢難輕**。善曰言今欲爲錢若赤文則姦巧學鑄深爲可患。榆莢則輕重兼用難可準。平漢書曰民多姦錢而

**重之權**。善曰言今欲爲錢若赤文則姦巧學鑄深爲可患。榆莢則輕重兼用難可準。平漢書曰民多姦錢而

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文一當五如淳曰以赤銅爲其郭也。漢書曰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如淳曰如幣權輕重以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所重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幣而行之亦不發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章昭曰重謂母輕謂子權平也若物直千二而母當一千則子二百平之也。應劭曰其輕重也。向曰赤及錢也以赤銅爲稜榆莢亦錢也。言今欲鑄錢赤文

揄英輕重難為權宜也。開塞所宜悉心以對。善曰淮南子曰通乎動靜之機明乎開塞之節開塞猶取捨也。尹文子曰善開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詩緯曰君子悉心研慮推變見事也。銑曰開用塞除采盡也。錢之輕重用者除者盡心以對之。

又問治歷明時昭遷革之運。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毛詩曰去殷之

惡就周之德。周易曰湯武革命也。翰曰理改憲勅法審其歷數以明其時則知帝王遷變改易之運。

刑德之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永平詔曰春秋保乾圖云三百五十年之域行度轉弄浸以繆錯玕璣不正文象不

分一在三百之域行度轉弄浸以繆錯玕璣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歷以為牽牛中星先立春

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迂用望平和隨時之義益以遠矣。今改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

天之文宋均保乾圖注曰三陽而陽備備則宜改憲憲法也。易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准南子曰冬至為德夏至

為刑。濟曰帝王之與改其法。分命顯於唐官文條炳度者當法其刑德之本而行之。

韓秀才文

於鄒說。善曰尚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又曰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鄒說未詳。良曰唐官堯之官炳明也。鄒說謂鄒衍

說天五勝歷數之事。及嵎夷發職昧谷虧方。善曰歷之官發也。嵎夷昧谷見上句。良曰嵎夷日出處也。發職謂夏義和酒淫寢時亂日也。昧谷日入處虧方謂失其方位

漢秉素祇之徵。魏稱黃星之驗。善曰言五德之次二澤中前有大蛇當路高祖乃前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

今者赤帝子斬之。魏志曰初相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植善天文言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

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太祖破袁紹天下莫敵也。東執

曰漢高祖斬白蛇高祖常執此以自負故云秉素祇也。秉執

祇神徵應也。魏氏將興乃有黃星見於楚宋間驗亦應也。紛諍空軫疑論無歸。善

方言曰軫矣謂相乘矣也。銑曰謂律歷五行日朕獲纂

月之理紛諍其事者甚多而疑論竟無所指歸。朕獲纂

洪基思弘至道。善曰班固高紀述曰纂堯之緒爾雅曰纂繼也。曹植魏德頌曰武創洪基克光

厥德尚書序曰恢弘至道也翰曰庶令日月休徵風

纂繼供大弘亦大也至道謂妙道也翰曰行則有冬有夏爾雅曰

雨玉燭善曰尚書曰休徵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爾雅曰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氣和

謂之玉燭也濟曰言今日月光克明之旨弗遠欽若

之義復還於子大夫何如哉善曰尚書曰克明俊德良曰克能百美也堯命

義和欽若昊天言今欲使如堯能明俊德之美不遠而義和

敬順天時復還於理何哉言可致此道乎子大夫秀才也

其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臣前

所上對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濟曰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

驪黑馬也建寅月為正則今正月也殷人尚白戎事乘翰翰

白馬也建丑月為正今十二月也言夏殷黑

白改色寅丑殊建其何為可分別明白書之

###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問秀才朕兼錄御天握樞臨極善曰尚書璇璣鈴

天地帝王終始存亡之期錄代之矩箴與錄同也周易曰肝

乘六龍以御天易通卦驗曰遠皇氏始出握機矩鄭玄曰遂

皇遂人也但持斗機運轉之法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

一星天樞論語素王受命識曰王者受命布政易俗以御八

極翰曰秉執也錄符也天子受命執之以御制天下也樞

北斗第一星握此以臨八極者以取萬物所仰而知四時之

不失善曰尚書各錄曰撫于五辰

五辰坐撫九序未歌善曰尚書各錄曰撫于五辰

撫順五行之時眾功皆成也又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

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

### 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

善曰管子曰黃帝立明

書曰文帝思賈誼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

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銑曰明

臺明堂也天子布政之宮宣室謂漢召賢良之處殿名也若墜之惻每勤如傷之

念怕軫

善曰尚書曰民墜塗炭孔安國曰若陷泥墜火左氏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人如傷許慎淮南子注曰軫轉也良曰今測滄

哀念每勤勞而軫痛也

故恤貧緩賦省徭慎獄

善曰尚書曰四方無虞子一人以寧秋有三月故曰三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宋秉曰四時皆象此類不唯秋也廣雅曰年稔秋穀熟也濟曰四境無度而多備之事謂不起甲兵三秋之稼用有豐稔也虞度也

黍多稌

不興兩穗之謠無褐無衣必盈七月

之數

善曰毛詩曰豐年多黍多稌東觀漢記曰張堪字君游為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有百姓歌曰桑

無附枝麥穗兩收張君為政樂不支

翰曰徐稻穀也幽七月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言今必多此數者盈多也

豈布政未優將罷

五臣民難業善曰毛詩曰敷政優優百禄是適周禮曰

以圉土教罷民饒曰問豈由布政治之未優洽將為疲弊之民難成產業也登爾於朝是屬

策秀才文

宏議罔弗同心以匡厥辟

善曰漢書詔策晁錯曰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難蜀

文曰將崇論宏義也良曰爾汝宏夫罔無匡正厥其辟君也言登汝於朝是屬望大議以安治天下無不同心正其君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

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尚書堯典曰乃命

義和向曰惟辭也建立也典常也言王者立國常命賢良居其官拱

上叶星象下符川

嶽

善曰春秋漢舍孽曰故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三公在天法三台九卿法北斗濟曰叶合符同也上合星象者三台星主三公位也下同川嶽九卿象河海三公又兼五嶽也

事然後公才授職

五臣揆務分司善曰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

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漢書詔策公孫弘曰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公孫

弘對曰天地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爾雅曰姿度也翰曰仁義忠信禮樂曰天爵人有

此六者具備則為人紀綱皆可從於主事然後因才以授其位度事以分其司主也

是以五正置

於朱宣下民不忒

善曰左氏傳鄒子謂昭子曰少皞摯之立鳳鳥適至故紀於鳥鳥師而鳥

名五雉為五工正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曰朱宣少昊氏鄭玄孝經注曰忒差也

曰少昊之立有鳳皇至故以鳥名官以鳳皇為歷正玄鳥司分伯趙司至青鳥同開與鳥同開此五正也朱宣則少昊之

號也言下人皆不差失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

善曰漢書劉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劭尚書傳作司空作后稷契作司徒各縣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作典

樂龍作納言凡九官皇用謚帝王世紀曰舜始則真改正朔以土承火色尚黃尚書中候所謂建黃授正改朔尚書各縣

曰庶績其凝孔安國曰凝成也良曰工官也黃帝將興有瑞雲故以雲為官名有五又有同德者四人以五合四為九

官也黃序則黃帝也周官三百漢位兼倍

善曰禮記曰庶眾績功凝成也周官三百漢位兼倍

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官百殷官一百周官三百漢書曰秦立百官漢因循不革自佐史至丞相十二萬三百八十五人今云兼倍略言之耳銑曰周建官號歷茲以降游惰

五臣實繁作情寔繁

有三百也漢位兼而位之

歷茲以降游惰

作情寔繁

則橫

善曰荀悅申鑒曰正貪祿省閑冗與時消息昭惠恤下文穎漢書注曰冗散也

之宜言若閑散之官盡為棄廢則怨嗟橫議無已冕笏

不濯則坐談彌積

善曰魏志郭嘉說太祖曰劉表坐談客耳向曰冕笏官之服飾也若官

不事澄清之道則坐為談何則可脩善詳其對

善曰家語

孔子曰欲善則詳王肅曰欲善其事當詳慎之毛萇詩傳曰

詳審也銑曰則法言用捨二途何法可脩而行之善為詳審以對我也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宰共治

善曰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王之自陝

以西邵公王之表煥與曹植書曰邵公與周公俱受分陝之任漢書曰孝宣躬親萬機勵精為治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其

策秀才文

六十三

唯良二千石乎 濟曰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為

績善曰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鄭玄曰武城魯之下邑尚書曰章善種惡樹之風聲一鄉謂桐鄉也漢書曰朱

邑為桐鄉齊夫兼平不苛及死子葬之桐鄉人為邑起家立

祠良曰言雖小邑必樹其風化也五州為鄉萬二千五百

家也績功也至有旦撫鳴琴日置醇酒善曰呂氏春秋曰交子賤治單父彈

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漢書曰曹參代蕭何為相國日夜飲

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

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醉而後去終莫得聞說 翰同善注文而無害嚴而不

殘故能出入於阨危之域躋五臣作濟俗於仁壽

之地善曰漢書田蕭何以文母善為沛主吏掾音義曰文無所枉害也漢書曰雋不疑為吏嚴而不殘也漢書

賈誼上書曰安有天下阨危者若是臣瓚曰臨危曰阨或曰

阨屋檐也漢書王吉上疏曰陛下闕一卅之民躋之仁壽之

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也良曰賢吏雖

守文法不害於人也雖嚴肅而不殘暴於下故能濟出臨危

之人俗為仁義妙使人登壽是以賈誼言天五百無下

考也阨臨也域亦猶地也善曰賈子曰吏能為善則人必能為

之有惡吏之罪也善也故人之不善也吏之罪也銑

曰吏之仁賢黎民不犯吏之不肖則民有惡則吏之罪也頃深汰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以賈琮為冀州

刺史說文曰汰簡也汰達蓋切周禮曰上公之禮執珪珪諸

侯之禮執信珪諸伯執躬珪漢書曰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

符竹使符潘安仁夏侯湛誅曰妙簡邦良爾雅曰簡擇也漢

書曰縣令長皆秦官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也而春

雉未馴秋蟪不散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宋均遷九江太

者輒東西散去良曰東觀漢記魯恭為中牟令是時郡國

蠶傷苗稼而獨不入中牟河南尹表安問之疑不實使仁恕

椽肥親往觀之親與恭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兒童

親曰何不捕之兒曰雉方育子也親乃曰所以來者蔡君之

今雖沙汰刺史妙簡縣令而春雉且未馴秋蟪復不散也馴

行也頗蟲所入在朕前湊其智略出連城守關爾

無聞善同銑汪銑曰漢虞丘壽王為東郡守有詔賜壽王書曰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湊及十餘城之守職事並發甚不稱在前時何也豈薪槓之道未弘為網

羅之目尚簡善曰毛詩曰芄芄樸薪之槓之毛萇曰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眾國家得用蕃與也曹子建書曰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吾王設天網以該之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朝曰德積弘大簡略也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為一日之羅無可得鳥言求賢不廣何由得賢者也目網孔也言今之求吏未得賢者豈新

也言今之求吏未得賢者豈新積之未久為復羅羅之目尚略悲意正辭無侵執事善曰漢書詔策罷錯曰大夫其正論母枉執事音義或曰母為有司枉撓向曰悉盡也無侵執事謂無恐侵誤執事之

正辭以對臣不恚意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迷於禮大賢彊國罔圖

兼秀才文

惟舊善曰史記商君說秦孝公曰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禮大賢之人彊於國無謀於豈非療飢

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善曰毛詩曰必之洋必水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藥飢藥音義與療同家語曰子路南游於楚列鼎而食抱朴子曰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也濟曰權宜應時之理豈非飢者不擇食

王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烈善曰淮南子曰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各施後世左氏傳質猶人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預曰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豳周伯齊相晉文戰國策趙王謂趙文曰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俗而政良曰三王謂夏殷周也五霸晉文齊相秦繆楚莊宋襄異道謂異其政道殊

今農戰不脩文儒是競善曰商君書曰國待農戰而安君待農戰而尊論衡曰上書白記者文儒也夫文儒之力過儒生况文史也翰曰脩理

風謂殊其風化霸長烈盛也

善曰商君書曰國待農戰而安君待農戰而尊論衡曰上書白記者文儒也夫文儒之力過儒生况文史也

也今田農及兵戰之事並存本徇末厥弊滋多善曰漢書不理文儒之人皆相馳競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善曰宋臣不遂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善曰宋臣向曰徇末厥弊其也善曰宋臣昔宋

臣以禮樂為殘賊漢王比文章於鄭衛善曰宋臣

賜子曰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善曰宋臣墨子非之幾過刑也墨子賤禮樂而貴勇力貪則為盜富則為賤治世反是漢書曰宣帝數從王褒等所幸宮觀輒為歌頌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辭賦大者與詩同義小者瑋麗可嘉譬如女工有綉觀音善曰宋臣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既

道而權善曰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論語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

權公羊傳曰權者相權者又於經然後有善者也善曰宋臣禮樂文章豈欲非先聖之道而以為無法乎以窮道而權時之宜既善曰宋臣今欲專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善曰宋臣猶窮也善曰宋臣今欲專男士為耕女士為桑以資衣食鄉閭善曰宋臣騎射也善曰宋臣良曰今欲專男士為耕女士為桑以資衣食鄉閭善曰宋臣

東秀才文

之問習於弓善曰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郡鄆臨淄宛成五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善曰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郡鄆臨淄宛成

善曰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郡鄆臨淄宛成善曰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郡鄆臨淄宛成

曰序管子曰善曰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郡鄆臨淄宛成臨淄宛洛鄆成都也善曰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郡鄆臨淄宛成

序待民富歸文學善曰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郡鄆臨淄宛成其道奚若爾無面從善曰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郡鄆臨淄宛成

無面從也善曰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郡鄆臨淄宛成向曰奚何若如爾彼善曰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郡鄆臨淄宛成

也面謂對面順從而退有異言善曰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郡鄆臨淄宛成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善曰班固漢書述曰秦

晉書曰石季龍死善曰班固漢書述曰秦朝廷欲遂蕩平關河尚書盤庚曰今我民善曰班固漢書述曰秦

用蕩折離居也善曰班固漢書述曰秦翰曰不綱謂失其紀綱也關河州郡為羣善曰班固漢書述曰秦

賊分析以善曰班固漢書述曰秦宋人失馭淮汴崩離善曰班固漢書述曰秦善曰荅賓戲曰王塗蕪善曰班固漢書述曰秦

注曰汴水在滎陽西南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善曰班固漢書述曰秦濟曰宋人宋帝也失取謂亂也淮汴分崩人離散也淮汴二善曰班固漢書述曰秦

水朕思命善曰班固漢書述曰秦五臣作念舊民永言攸濟善曰班固漢書述曰秦思尚善曰予准小子善曰班固漢書述曰秦



若涉淵水子淮往求朕收濟銑曰舊民謂故選將開邊

勞去來去安集善曰漢書嚴尤上疏曰武帝選將練兵深

加以納款通和布德脩禮善曰納其款關之誠而通

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遣名丑奉獻始和親呂氏春秋曰季

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孫卿子曰管仲為政者也未及脩禮

故脩禮者王為政者疆也向曰戎狄納言款歌皇華而

遣使賦膏雨而懷賓善曰周禮曰二曰教職以安邦

皇者華君遣使臣也皇華美也言秦君命為美也左傳曰季

武子如晉晉侯饗之范宣子賦黍苗武子再拜曰小國之仰

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也言今所以關洛動南望之

懷德勳夷遠北歸之念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遠競也

樂秀才又

夫危葉畏風驚禽亂已平齊都江南故云南望德夷北

易落善曰漢書上曰單于待命加慢今欲攻之如何王恢

今擊之單于可禽淮南子曰使葉落皆風搖之也戰國策魏

謂春申君曰日者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有鴻雁

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下之王曰射爾至此乎更羸曰此孽

也其飛徐者創痛也悲鳴者又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

去聞弦音而高飛故割法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秦之

將銑曰危葉謂秋木之葉落霜而畏風鳥之驚擾聞弦乃

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善曰漢書曰內史武帝

名左馮翊王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尚書有十二州

幸領五州向曰三輔後魏所都五州北齊所據斯路何

階人誰或可進謀誦志以沃朕心善曰爾雅曰階

當謂頌也志以沃帝心也周禮曰障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鄭玄曰以王之志與政事論說諸侯禫音探廣雅曰誦言也然彼言王志與此微殊不以文害意也尚書曰啓乃心沃朕心翰曰斯路詞辯之路何階言斯路何以及之誰人或堪爲此事誦述也沃猶洗也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天監武帝

年號

任彥升 銑曰天監梁帝年號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 善曰商前齊也史記樂毅書曰輕卒

統兵長驅至國漢書朱買臣曰發兵浮海直指泉山尚書曰武王朝至于商郊也濟曰樊鄧地名商郊紂都也而齊東

晉侯無道因藉時來乘此歷運 善曰魏志劉廙上疏曰臣遭乾坤之靈值時來

之運也禪位於帝故曰時來而乘此歷數運會也 當哀永念猶

策秀才文

懷慙德 善曰禮記曰天子當辰而立尚書曰成湯放桀于無德而為何者百王之敝齊季斯甚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

之敝季謂末年衣冠禮樂掃地無餘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秦滅六國

百王謂古來之王也 禮樂軌儀皆見廢棄故無餘也班固漢書贊曰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掃地盡矣

雕 五臣作 刑方經綸草昧 善曰漢書曰漢興破觚而為

曰刑角之刑與刑同周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鄭玄曰造成也草草創昧昧爽也

銑曰彫斲刑方飾圓方也經綸論理也草昧謂採二王之

禮冠履粗分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 善曰周禮曰

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 向曰三王夏殷周也粗略也六代黃帝及堯舜三王也宮天子之懸樂判卿大夫也言上下

禮樂略而百度草創倉廩未實 善曰尚書曰百度唯

有分辨 貞論語曰禪讓草創

之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

良曰百度法始倉廩無儲若終畝不稅則

制也草創造始也言法制造始倉廩無儲若終畝不稅則

國用靡資善曰國語曰王耕三推之庶人終于畝禮記曰

若不用無資也靡無也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善曰

家所用無資也靡無也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善曰

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

惻隱之心非仁也惻隱者仁之端也善曰惻隱內憂於心

每時入芻粟歲課田租善曰漢舊儀曰民田租芻粟

藁濟曰芻粟草也水湫小然疾救懷如憐赤子善

禮記曰哀公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憫然作色而對月賦曰

悄焉疚懷尚書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也向曰憫然憂

色變也疚病也言憂如病在懷今欲使朕無滿堂之念

也赤子嬰兒言憐下民如此

民有家給之饒善曰說苑曰古人於天下也譬一堂之

江則一堂之人皆不樂也魯折子曰聖人道遙一世之間而

家給人足天下太平也濟曰一人向隅則滿堂不樂言今

下民未安欲令其安使我無不樂之漸登九年之蓄稍

念人皆有資給之足可得乎饒足也

去關市之賦善曰禮記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周禮曰

口出泉關市謂市會百物也銑曰九年耕有三年之蓄以

少至多故云漸登蓄積也古者稅關市謂出入田關市之門

者稅錢今將去之可乎子大夫當此王道利用賓王善曰漢書

曰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國體人專直言也周易曰觀

國之光利用賓于王翰曰三道謂國體人事直言也利用

賓王謂才可以利於斯理何從佇聞良說善曰顏延之

時用為帝王之賓客發興之要敬俟良說長曰此理何從謂少賦稅求國

精開卷獨得

記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立未之逮而閉戶自

有志焉向曰諸生謂諸善生少時有志於學也

精開卷獨得善曰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入學閉戶痛精

力過人太學謂曰閉戶生入市市人相語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

與光武皇帝俱為諸生禮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

與光武皇帝俱為諸生禮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

與光武皇帝俱為諸生禮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

與光武皇帝俱為諸生禮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

與光武皇帝俱為諸生禮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

與光武皇帝俱為諸生禮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

與光武皇帝俱為諸生禮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

與光武皇帝俱為諸生禮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

與光武皇帝俱為諸生禮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

閉戶生來不忍欺也陶潛誠子書曰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濟曰精專於學開書卷而獨得其趣 九流七

略頗嘗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面 善曰漢書曰九

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橫家流雜家流農

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廣雅曰頗

少也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

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淮南子曰百家

異說各有所出論語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

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翰曰百家謂諸子

凡有一百八十九家言百舉其大數庶近也牆面謂面向牆

而無所見者言我 雖一日萬機早朝晏罷聽覽之暇

好學近非此流也 善曰消書由疏蔬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墨子曰

三餘靡失 早朝晏罷斷獄治政也上林賦曰朕以覽聽餘

閑無事弃日魏略曰董遇字季真善左氏傳從學者云若渴

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

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向曰靡無也 上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此虛寡

弗能動俗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

銑曰言上之化下如草之偃也姜肱碑曰至德動俗邑中化之

好學虛寡弗能得動於時俗惟此帝自謂也 昔紫衣賤

服猶化齊風 善曰韓子曰齊相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

欲止之何不自誠勿衣也謂左右曰其惡紫臭公曰諾於是

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有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

良同 長纓鄰好且變鄙俗 善曰韓子曰鄰君好長纓

善注 患之問左右左右對曰君好服之百姓亦多服是故貴鄰君

因先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也 翰曰鄰君好服長

纓國人皆好長纓君甚患之因自斷之而 雖德慙往賢

國中皆亦不服也上之化下有如此者 且夫搢紳道

業優前事 則優於前事意欲儒學化下也 行祿利然也

善曰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王之略術班固 漢書贊曰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

策秀才文

上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此虛寡

作仰

心駭骨非懼

**真龍**善曰新亭曰郭隗謂燕王曰古之君有以千金市千

骨以五百金君大怒之人曰死馬骨且市之况生馬乎天下

必以王為好馬矣於是不能暮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願

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者也莊子曰子張見魯哀公

哀公不禮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

龍室屋彫文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尾

於堂葉公見之弃而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

真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之好輜輜丁青紫

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銑同善注輜

**如拾地芥**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歸輜紫轂

夏侯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主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

紫如俯拾地芥爾言好學明經術以取貴位之服如似車載

之多也取之易也如拾地草良曰輜軒車也青紫貴位之

服也芥草也言好學明於經術以取貴位之服如似車載之

多也取之易也如拾地草也

**而惰游廢業十室而九**善曰禮記曰垂

如拾地草也士鄭玄曰惰游罷人也抱朴子曰秦降及季抄天下欲反十

室而九也翰曰言學者懶惰游謂游戲以發道業者十家

**有鳴鳥蔑聞子衿不作**善曰言者收教不及於道者

九發則作子衿以刺之而人感思學今則不然言不如古也尚

書周公曰收罔勗弗及者造德弗降我則鳴鳥不聞毛萇詩

傳曰蔑如也詩序曰子衿刺學校廢也兩都賦序曰王澤竭

而詩不作濟曰此欲收教不自勗勉之入不及道義者化

之恐不降意為之則功不成也且天子聖明而功業成則鳳

皇見不然則鳳鳥不至今人不自勗勉為學故鳴鳥無聞鳴

鳥鳳也蔑無也**弘獎之路斯既然矣**善曰小雅曰獎勸也

**猶其寂寞應有良規**善曰魏志明帝報王朗詔

如此銑曰秀才猶如寂寞之中必有良善之規摹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善曰鄧析子曰

舜立諫謗之木此聖人也良曰立鼓於朝有欲諫君擊

之設謗木於闕有諛謗使人擊之武帝立之已三年矣比

**雖輻湊闕下多非政要日伏青蒲**五臣作規罕能切

集秀才文

直善曰文子曰羣臣輻湊張甚曰如眾輻之集於轂也范曄後漢書曰詔問蔡邕宜披露得失指陳政要也漢書曰史丹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相子

新論曰切直忠正則及黯之敢諫爭也翰曰言諫人多非政要日伏於庭希能切直青蒲天子

內庭也以青色規之而諫者伏其上將齊李多諱風流

遂往善曰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淮南子曰晚出風流終敗禮義發上林賦曰遂往而不反矣

人多所忌諱此風流而遂去乎將謂朕空然慕古虛

受弗引善曰漢書曰王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周易曰君子以虛受人

然首君臨萬萬介在民善曰五臣上

乎此疑問之辭然首君臨萬萬介在民

何嘗以一言失古轉徙朔方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蔡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程璜遂使人飛章言豈於是下邳洛陽獄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鬻鉗徙

胡方詔不得以赦令睡

除也濟曰徙遷也

曰原涉好毗睨於廳中論輸謂論其罪而輸作也漢書陳萬

年傳曰論輸府下范曄後漢書曰李膺為河南尹時宛陵大

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賊罪狼藉膺表欲罰其罪元羣行賂官

曰睚眦不和貌輸投也而使直臣杜口忠謹路絕

言從役於左隊之中而使直臣杜口忠謹路絕

本作絕路善曰漢書鄧公謂景帝曰內杜忠臣之口外

為諸侯報怨善曰漢書鄧公謂景帝曰內杜忠臣之口外

恐引長之道別有未周善曰韓詩曰將恐將懼薛君

謝安為相温司馬不存小察盡弘要之風也向曰言我雖

不嘗有讒邪所為而直臣忠正絕路恐大長之道有所不周

悉意五臣以陳極言無隱善曰漢書曰哀帝使傳喜

周書曰慎問其故無隱乃情也良

策秀才文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六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表上

善曰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已前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為表摠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劾驗政事曰奏四曰駁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駁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善行此五事至漢魏已來都曰表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

薦彌衡表

孔文舉

善曰范曄後漢書云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御史歷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操既積嫌忌奏誅之下獄弃市 翰同善注





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也上奇其能擢為尚書令 翰曰桑

弘羊能以心計事也潛深默闇也言此二忠果正直志懷

人雖聰俊比之於衡彼不足怪餘同善汪 忠果正直志懷

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 善曰國語楚藍尹賈謂子

驚得一士若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清絜中正疾惡若讎

銑曰果敢斷決也霜雪言絜白而肅物也言執性決斷懷其

絜白見善可慕者驚之若不及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

聞為惡不忠者憎之如仇讎也 無以過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飲問諸大夫寡人何

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不肖君也文侯不悅次及翟黃

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

悅文子曰傲世賤物士也抗行也唐雅曰抗舉也論語子曰

直哉史魚廣雅曰厲高也 向曰任座魏文侯臣舉行執直

節殆幾也言此二人之直幾不過於衡也 鷲鳥累百不

如一鷲使衡立朝必有可觀 善曰史記趙簡子曰鷲

鳥累百不如一鷲論語

如為補衡表

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又曰必有可觀者焉

漢書成帝詔曰舉博士位卓然可觀 良曰言立衡於朝忠

正廉能有 飛辯騁辭溢氣全 善曰全氣也全氣也至於判疑解屈

可觀囑 善曰全氣也全氣也至於判疑解屈 昔賈誼求 試屬國詭係單于

有餘 善曰全氣也全氣也至於判疑解屈 昔賈誼求 試屬國詭係單于

臨於所敵必綽有餘 善曰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

善曰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 之計必係單于之頭而制其命說文曰詭責也自責必係單

于也漢書曰况自詭滅賊 銑由屬 終軍欲以長纓牽 國典夷狄官詭奇也單于匈奴號

致勁越 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 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說文曰組綦小者 弱冠慷慨前世

為冠纓也 向曰勅疆也餘同善汪 弱冠慷慨前世 善作 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

衡宜與為比 善曰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賈誼終 軍皆年十八故曰弱冠典略曰路粹字文蔚

七

少學於蔡邕高才與京兆嚴象拜尚書郎象以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也

濟曰弱冠二十以上也慷慨壯節也美之謂美賈誼終軍之壯氣也路粹嚴象漢末時人皆以高才擢拜尚書郎言衡之才可與此數子

為比用者也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善曰李陵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集天衢毛詩曰倬彼雲漢良曰天衢雲漢以喻省閣也龍躍振翼喻任用得施其

才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也

四門之穆穆善曰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馬石渠之署尚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翰曰揚聲垂光言光儀高也昭明增益也四門四方之門也穆穆美也鈞

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右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善曰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

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王室尚書曰所寶惟賢惟德人安銑曰鈞天廣樂

萬福衡表

天帝樂也奇麗之觀謂有奇麗異聲可觀也帝室皇居謂天子省闈也畜養也非常之寶謂賢人也言衡才有異觀可謂國寶不可多得言少有也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五臣者之所貪善曰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辭也淮南子曰足踈陽阿之舞句曰激楚陽阿皆曲名言舞此曲妙為容態者主

飛兔驪鳥裹絕足奔放良技樂之人所以貪愛也

樂之所急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飛兔驪馬古之駿馬也又盡其妙也濟曰飛兔驪馬皆駿馬名良臣等區區敢

不以聞善曰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廣雅曰區區猶勤勤也陛下篤慎取

士必須効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善曰漢書劉敬

見良曰篤厚慎重也褐衣短衣也言天子厚重取士則必効試願令衡以短衣引見而問之材行庶可觀采也必

善無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善曰漢書曰上必字

以張湯懷詐面

欺翰曰欺誑也面欺謂對面誑天子也

### 出師表

#### 諸葛孔明

善曰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也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乃卧龍也將軍宜欲見之乎先主遂詣見之及即帝位拜為丞相後主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統同善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

分益州罷弊

五臣作疲敝

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善曰

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歲以秋為功畢故以喻時之要也馮衍與田邑書曰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向曰先帝謂備也創制也崩殂死三分長魏蜀益州蜀也言蜀小兵弱敵大國故云疲敝危傾急迫也言傾迫存亡在今時者也

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五臣作忘身於

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

善曰遇謂以恩相接

也史記豫讓曰以國士遇我濟曰解惰也內宮中也志士節士也亡身謂以身許國於邊疆也言此人等皆追先帝顧遇欲申報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

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

也善曰漢書谷永上書曰王法納乎聖聽莊子盜跖曰此父母之遺德方言曰菲薄也郭璞曰微薄也良曰恢大也菲薄輕脫也誠須開耳目察善道以光先帝之德廣大志士之氣不宜妄為輕脫引喻非義以拒忠言之路宮中

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善曰毛詩曰嗚呼小子未

知臧否何休公羊傳注曰否不也翰曰宮中禁中府中大將軍幕府也陟升也臧否善惡也若有作

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

陛下平明之治善作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翰曰姦犯謂姦偽犯科條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

昭明也偏私謂執情不均也善曰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

董允等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襲位亮

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然攸之與禕俱為侍中又此皆

曰董允字休昭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銑同善注此皆

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向曰

也實不虛浮也純美遺與也言愚以為宮中之事事

無大小悉以次足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

所廣益也五臣無也字濟曰咨謀裨益也漏猶缺落

軍向寵善曰蜀志曰向寵襄陽人也建興元年性行淑均

曉暢軍事善曰廣雅曰暢達也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

是以眾議舉寵五臣有為督愚以五臣無為營中

出師表

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

良曰向寵蜀將也淑善均平曉明暢達督率也言寵性善平

曉達軍事先帝嘗經試用眾臣舉以為率與謀營中之事必

能使士卒和美疆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

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覆善本作

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

相靈也善同翰注翰曰類壞也相侍中尚書長史

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善曰蜀志曰建興二年

亮出駐漢中張裔領留府長史又曰蔣琬遷參軍統留府事

銑曰侍中尚書謂陳震長史參軍謂蔣琬也此二人皆亮所

善曰

說苑

唐且謂秦王曰王聞布衣之士怒乎  
苟全性命於亂世

不求聞達於諸侯善曰論語子張曰在邦必聞又孔子曰在邦必達先帝不

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

以當世之事善曰猥猶曲也言已曲蒙先帝自枉屈而來也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陽之鄧

縣荆州園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沔有諸葛亮宅是劉備

三顧處劉歆七略詩曰結構野草起室廬向曰卑鄙賤稱

猥衆也言先帝自同衆人枉屈其身三度顧由是感激遂

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

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善曰趙岐孟

載聞之猶有感激也裴松之蜀志注曰案劉備以建安十三

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

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軍敗前一年也濟曰感三顧

之重內激於心遂許與先帝經營臣復之事值逢傾覆者曹

出師表

公敗先主也亮時使吳請周瑜等  
救之敗曹公奉命危難之間也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

崩寄臣以大事也善曰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

不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

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也

良曰寄委託也  
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

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度五臣瀘深入不毛善

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眾征之

其秋悉平漢書曰瀘水出牂牁郡句町縣史記鄭襄公曰君

王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甫君王何休曰峴埽不生五穀曰

不毛句求俱切町庭冷切翰曰受命謂顧託之命夙早也

早夜憂歎恐不稱所職損先帝聰明也  
今南方已定兵

甲五臣作  
已足當帥將善作三軍北定中原善曰小

勸也銑曰諸侯三庶竭駑鈍攘除姦凶善曰廣雅

軍也中原謂魏也

謂馬遲鈍者也毛萇詩傳曰攘除也良曰竭興復漢室

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

分也良曰備中山王後故云興復漢室也舊都謂雍洛二

之故云州兩漢所都相則謀存社稷事則開拓境土而亮兼

職分也至於斟酌規五臣作損益進盡忠言則彼之禕

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

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

戮允等以章其慢五臣作彰五臣本作責收之禕允

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今此無上六字於義

有闕誤向曰言事得宜及盡忠節則郭彼之責禕董允堪

此任也託委也效功也委戎與功如無功則理我之罪以

告先帝若彼之等有罪各則亦責之以彰其慢使眾知之

下亦宜自課五臣以咨諏足善道察納雅言深追

出師表

先帝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課試也毛詩曰載馳載驅周爰

言南都賦曰奉先帝而追孝也濟曰察視也臣不勝受

言當謀咨政事視納正言深追先帝之意也良曰言不勝受恩

恩感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之重內感於懷今

當遠別悲傷失次故不知所云

求自試表善曰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還雍丘植

曹子建翰曰試用也植以抱器無所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善

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

論語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善

兄銑曰言內孝於家外忠於國事父尚於榮親事君

畜無用之臣

善曰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 向曰榮親謂爵祿名譽與國謂服叛威遠也無

如是者父君所不愛畜也

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

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

善曰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

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孫卿子曰論德而定分量能而授官君子之所長也尸子曰君子量才而受爵量功而受祿也 濟曰君授臣之官先觀德優劣量材能以授與之是

以能成功自度所能受君爵賞者是盡命之臣畢盡也 故

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

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

善曰王符替夫論曰故明王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

以虛受也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 良曰謬誤也尸祿謂善惡都不言而食祿也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此詩刺素餐也

昔

二號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奭不讓燕魯

永自試表

之封其功大也

善曰左氏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王

卿士勳在盟府孫卿子曰德厚者進廉節者起也史記曰武王殺紂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又曰周武王

封召公奭於燕 翰曰二號虢仲虢叔王季之親俱封於虢而不辭者以有厚德於周也周公旦封於魯召公奭封於燕

而不辭讓者亦以有平殷之功也 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

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

幸矣

善曰三世謂文武明也陛下明帝也孝經鉤命決曰明王用孝升平致譽也史記太史公成王作頌沐浴

膏澤孝經曰德教加于百姓 統曰升平太平也 而位竊

潛隱也言已無功於時陰蒙恩澤可謂幸甚矣 而位竊

竊位 東藩爵在上列 善曰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

也得為東藩 向曰竊偷也謂無德 身被輕煖口厭百

偷居其位植封 郵城王在國東蕃 味 善曰孝經授神契曰甘肥適口輕煖適神墨子曰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煖崔駰七依曰雍人調膳

侯選百味 向日輕煖謂衣服 鮮厚也百味謂調和百種也 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

爵重祿厚之所致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 向日華靡絲竹謂伎樂也言得如

此者祿厚故也 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 善曰爾雅曰濟益也 濟

濟國輔主惠民 五臣作人 善曰爾雅曰濟益也 濟 曰言古之爵祿者皆以功勤濟國也

今臣無德可迷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 善曰爾雅曰濟益也 濟

將挂風人被己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媿 五臣 從小

朱紱 善曰周禮曰五之五冕玄冕朱紱禮記曰諸侯佩山 云惟鶴在梁不濡其翼彼己之子不稱其服此譏無德而衣

玄冕言我無功德以益國朝而空衣紱冕恐懸此譏是以慙 善曰尚書大傳曰周公

也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 善曰尚書大傳曰周公 一統謂其統緒也 良曰方今魏朝也統理

晏安也言天下一理九州之地皆晏然也 顧西尚有違 求自試表

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 五臣本 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字內以致大和也

善曰爾雅曰稅舍也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垂統無山東之 憂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軌曰天下大和

翰曰敵國未平故武士不得脫甲胄謀 臣不暇安枕席混大也大和則大同也 故啓滅有苞 善曰尚書序曰啓與

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 善曰尚書序曰啓與 記曰啓遂滅有苞氏天下咸朝夏也尚書曰武王崩三監及

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孔安國曰三監管蔡商也淮 夷徐奄之屬史記曰成王東伐淮夷徐奄也 銑曰啓夏王

名也有苞夏之諸侯不供職貢而啓伐之昭明也成王時淮 夷徐奄之君皆叛周公誅滅之著明 也言二王皆伐叛誅亂而功德著明 今陛下以聖明統

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 善曰假周之令 德以喻魏之先 主也臣贊漢書注曰統總覽也毛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

稷春秋歷序曰成康之隆禮泉涌 向日言武帝文帝功成

禮泉涌 向日言武帝文帝功成

禮泉涌 向日言武帝文帝功成

禮泉涌 向日言武帝文帝功成

禮泉涌 向日言武帝文帝功成

禮泉涌 向日言武帝文帝功成

禮泉涌 向日言武帝文帝功成

禮泉涌 向日言武帝文帝功成



也言明帝必能平吳蜀成祖父簡良五臣作賢授能以方叔

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善曰

爾雅曰簡擇也毛詩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又曰江漢之辭

王命邵虎又曰祈父予王之爪牙濟曰方叔邵虎皆宣王

賢臣言明帝授任鎮蕃服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

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善曰

淵魚喻吳蜀二主良曰高鳥喻蜀也淵魚喻吳也繳繒射

也鈞鈞也射鈞未息謂吳蜀尚勞征伐也言我有異術能擒

昔耿弇不俟先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

君父也五臣無也字善同翰注翰曰耿弇光武臣也

侯待也弇為張步所攻上聞自救之未至陳俊謂

弇曰虜盛可閉營休士以待上來弇曰乘輿至臣子當以牛

酒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遂出擊之及夜而破光武

救始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

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

也善同銑注銑曰齊成王出獵忽然車之左轂鳴車右請

死王曰工人之罪也曰臣見轂鳴不見工人遂伏劍而死

雍門雋齊烈士也越伐齊冠至齊境雍門雋請死王曰金鼓

未接而死何也對曰昔車右為先君御車轂鳴而右自殺今

越兵寇境甚於轂鳴也安得不死乎遂伏劍而死越

軍聞齊有烈士遂退加害也慢主謂轂鳴事見說苑夫君

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

以功報主也善曰尸子曰禹與利除害為萬民種也向

求自試表

求自試表

求自試表

求自試表

求自試表

求自試表

求自試表

求自試表

求自試表

求自試表

求自試表

求自試表

求自試表

求自試表

求自試表

求自試表

求自試表

求自試表

求自試表

求自試表

求自試表

求自試表

求自試表

綦小者為冠纓也爾雅曰占隱也郭璞曰隱度之濟曰屬國夷狄官名纓繞也單于匈奴號越南越也言羈繞之使至北闕稱此二臣五臣有豈好為夸主而耀五臣作曜世

俗哉志善無志字或鬱結欲逞五臣有其字才力輸能於明

君也良曰謂賈誼終軍也夸大也此豈好大言於主而曜於俗哉但以志有鬱結欲輸誠於君昔漢武

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善曰

濟難忠臣之志也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憂國志家銑曰捐棄軀身今臣居

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違味者伏伏字

以二方未剋為念善曰戰國策曰秦王告蒙驩曰寡人

曰寢卧違暇也二方善曰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者即世

吳蜀未剋言未靜也

者有聞矣善曰左氏傳子朝曰太子壽早夭即世向曰

兵者老者也即世死也言善曰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由

習戰也善曰史記王翳宿將始皇師之竊不自量志

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

下出不世之詔效日雖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

軍當一校之隊善曰文子曰欲治之主不出東觀漢

也魏志曰太和二年遣大將軍曹真擊諸葛亮於街亭司馬

彪漢書曰大將軍管伍部校尉一人也濟曰效致也毛髮

喻小也所受之恩謂爵祿也不世之詔謂非當代所測度之

詔謂許行之詔也效臣雖刀言小用也西謂蜀也大將軍謂曹真也一校偏師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五臣本作舟之

任善曰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馬曹休率諸軍至皖臣贊漢書注曰統猶撫覽也良曰東謂平吳大司馬曹休也統

理也偏舟亦偏軒也必乘危躡五臣作蹈險騁舟奮驪突

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禽五臣作擒權馘亮庶將

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善曰禮記曰夏后尚黑戎事乘

被曰大將軍當敵勇常為士卒先也鄭玄毛詩箋曰馘所獲

之路驪馬也擒執斬首斷耳也虜獲也雄大醜惡也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

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

吳闕猶生之年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捷獲也北征

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關傳武仲與荆文姜書曰

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統曰效致也須臾少時也捷勝也

愧謂虛食祿之愧言我以剋勝之功滅虛祿之愧名如微

才不五臣作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

求自試表

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

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

志也善曰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鄭玄周禮注曰

九鳥獸未孕曰禽說文曰圈養獸閑也鄭玄周禮注

曰牢閑也向曰沒蓋忝辱也禽息謂如鳥獸之視息但求

食畏入而已無餘志度白首謂老也言受爵祿無益於時亦

何異為牢圈以養畜善曰漢書王音曰失行流聞魏志曰休至皖與吳將陸遜戰

也如此非我之本志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劔反

於石亭敗績劔猶挫折也濟曰流傳劔縮也東軍謂伐吳

之軍失守備也善曰時曹休輟食弃餐舊袂攘袂撫劔東

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攘却也

奮袂舉袖也攘袂褰襟也撫按善曰七發曰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

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善曰七發曰凌赤岸躡扶

桑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有大濤濤至東北激

赤岸尤更迅猛漢書渤海郡龍勒縣有玉門關玄塞長城也

北方色黑故曰玄翰曰先武皇帝謂操也極盡伏見所

也赤岸謂朱崖郡也玉門西域關名玄塞謂黑山

以行軍五臣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五臣故兵

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善曰孫子曰兵與敵變化而取勝若

謂之神孫卿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銑曰言已見先帝用兵之要然兵事慎密不可豫前說之言此恐有所

問也變謂事異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

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五臣國家

之難善曰司馬遷書曰李陵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也向曰一朝不久也以身從國曰殉言觀史書見古忠

義之士皆持不火之命以殉國家之急也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

稱五臣績垂於竹帛未嘗不拊五臣心而歎息也善曰

求自試表

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攻魏顯以其身却

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善曰景鍾景公

鍾也墨子曰以其功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也濟曰屠裂

謂刳斬也景大也古無紙史書皆竹帛也言見古義士身雖

為敵國刳斬而功動銘於大鍾名記臣聞明主使臣不

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善曰

史記曰秦繆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

丙將兵襲鄭晉發兵遮秦兵於穀虜秦三將以歸後還秦三

將穆公復三人官秩復使將兵伐晉大敗晉人以報穀之役

又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

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相公許與

魯會于柯而盟相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

相公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

甚矣今魯城壞而墮境君其圖之相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

曹沫三戰所亡盡復絕纓盜馬之臣赦五臣而字楚趙

于魯矣良同善注以濟其難善曰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

曰楚莊王與羣臣夜宴燭滅有引王美人衣美人乃挽絕其  
纓以告王曰飲人以酒如何責人以禮乃命羣臣皆絕纓然  
後舉火焚與晉戰有人常力戰斬首以退問之乃昔絕纓者  
穆公失馬野人取之公自求之見野人方食之公曰食駿馬  
肉不飲酒恐傷汝偏飲而去後晉人與穆公戰公為晉環之  
野人率三百餘人畢力與鬪遂大克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  
事而言趙者植之誤也植時  
遭譖貶為侯故有是引也  
巨竊感先帝早崩威王  
弃世 善作代 善曰先帝謂文帝也魏志曰任城王彰薨  
世謂 善曰先帝武帝也威王任成威王章也去  
死謂 善曰先帝武帝也威王任成威王章也去  
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 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  
之夫先犬馬墳溝壑漢書霍禹曰將軍墳土未乾李宏武功  
歌曰身非金石名俱滅焉 白曰朝露喻不可久也壑坑言  
恐已不久而死墳於溝  
坑無功勳而名易滅也 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  
善曰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騏驥駕車長坂遷延負轅  
而不能進遺伯樂御而長鳴今僕屈厄日久君獨無意使僕

為君長鳴也 濟曰昔騏驥駕鹽車上虞 盧狗悲號韓

國知其才 善曰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

韓子盧逐東郭俊環山者三騰山者五毛極於前犬發於後

大兎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臣恐

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高誘曰韓國之盧犬古之名

狗也然悲號之義未聞也 良曰盧黑也謂黑狗也齊人韓

號鳴而國知其善 是以效之齊楚 作秦之路以逞

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 善曰

言遠也孫卿子曰夫驥一日而千里也 翰曰效致逞見也  
狡兔東郭之兔捷疾噬咬也言狡兔之疾盧狗能搏而咬之

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  
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 善曰楚辭曰長呼吸  
啼貌也 銑曰惟思也於邑猶歎息也言己有志欲  
立犬馬之功自思無知己舉用是以歎息而自傷也 夫臨

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  
善曰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又曰企舉踵也竦猶立也說文曰抃拊也向曰博棊也企竦驚立貌拊擊節者識棊之道知樂之音明已識兵家之要行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

喻以寤主立功

善曰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

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前自讚於平原君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無聞於此矣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也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曰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謹奉社稷以從濟同善注何况魏魏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  
善曰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之越越王與公言盡日

自說表

大夫石賈進曰衞女不貞衞士不信客歷諸侯度河津無因自致始不貞賢也良曰魏魏盛貌衞露也媒達也士自露其能女自達其容皆可醜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  
善曰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翰曰忌畏也時不可進而求進者必有恥辱故有道者所畏也

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血而異息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驩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也冀以塵露

統曰分形同氣謂與文帝兄弟也憂愁患害也冀以塵露五臣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暉日月  
善曰謝承後漢

書揚喬曰猶壁附泰山露集滄海雖無補益款誠至情猶不敢嘿嘿也淮南子曰人生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向曰言是以前國也願效末能增其國也

其忠知必善本作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濟曰冒覆也醜謂自伏  
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良曰垂聽謂顧

求通親親表

善曰魏志曰太和五年植上疏求存問親戚自致其意也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善曰禮記

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江海稱其大者以

無不容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壘故孔子

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善曰論語

曰大哉數美之辭則法也夫天德之五臣無於萬物可謂弘廣矣

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

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善曰孔安國

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之孫之親也又曰既已也百姓百官文王亦崇厥

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善

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毛萇曰刑法也鄭玄云御治也寡

妻寡有之妻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又能為政治於家

邦也向曰化謂和穆親族之化寡妻嫡妻也御理也言是

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善曰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

也風人詩人也昔周公吊管蔡之不成廣封懿親

謂歌其和美也

以蕃五臣屏王室

善曰左氏傳富辰曰周公平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室馬融曰二叔管蔡也良曰管叔蔡叔周公之弟咸和也言周公以二弟不和故廣封樹親戚以為王室之蕃屏傳曰

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善曰左氏傳曰滕侯薛侯來朝爭盟異姓為後翰曰周之為盟會列其女位皆以同姓居先異姓為後言此以勸親誠骨肉之恩

爽而不離

善曰漢書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絜而不殊如淳曰絜或為散爾雅曰爽差也親親之義寔在躬固

遺其親者也

善曰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濟曰言義士不後君主仁

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親五臣作族

善曰尚書曰

放勳欽明毛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漢書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椒聊之實蔓延盈升美其繁興九親猶九族良曰帝唐堯也欽敬也謂聰明之德翼翼恭敬貌惠恩也皇后稱椒房者美其繁興也羣臣自寮番休

遞上

善曰列子曰巨鼈迭為三番江偉上便且曰上下即吏計作四五番休翰曰寮官遞迭也言眾臣百官宿衛當番以次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

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

推惠施恩者矣

善曰論語子貢問曰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推惠施恩士力日新銑

道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

善曰左氏傳曰申公巫臣奔晉子反至於臣者人

請以重幣錮之杜預曰禁固勿仕也錮與固通向曰言兄弟所親人之常道而今絕其端緒禁固謂不許朝拜也



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倫善曰毛詩序曰成孝類僚友也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問塞

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

於胡越善曰蘇子卿詩曰誰為行路人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許慎曰胡在北方越在南方

相紀錄處皆如路人也閼亦隔也言親戚乖隔亦猶是也今

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

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善曰漢書音義曰一切權時也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

宋均曰建立也皇大極天也崔駰達言曰攀台階闥紫闥也

良曰一切猶一祭也春見曰朝秋見曰覲皇極紫闥天子所

居也言我一祭被制長無朝覲之望然天實為之謂

之何哉善曰毛詩國風文退省五音諸王常有

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

四節得展善曰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孟子曰油然而

全怡怡之篤義善曰論語子曰兄弟怡怡如也妃妾

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

百司善曰毛詩曰豈無膏沐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

良曰古人歎謂大哉堯之為君以

親九族風雅謂鹿鳴常棣之詩也

之用善曰東觀漢記黃香上疏及觀陛下之所拔授

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翰曰

簡賢授事也料度商量也言若得辭遠游戴武弁

蔡邕獨斷曰遠遊冠者王侯所服傅子曰侍中冠武解朱

弁銑曰辭辭國遠游謂出征也武弁武士之冠

組佩青紱善曰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蒼頡篇

向曰組紱皆綬也言解諸駙馬奉車趣得一號

侯朱紱佩將軍青綬也駙馬奉車趣得馬說文曰附近也

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說文曰附近也

濟曰駙馬謂都尉也奉車掌御之官趣疾也言將立功績疾

取一勳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善曰論語子曰富而可求

號也善曰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范

疇後漢書岑彭謂朱鮪曰彭姓者得執鞭侍從珥筆戴筆也

漢書趙印曰張安世持橐籥筆張晏曰近臣負橐籥筆從也

筆謂侍中職出從華蓋入侍輦轂善曰劉歆遂初

帝側胡廣漢官解詁注曰輦下諭在輦轂之下京承谷聖

兆之中良曰華蓋輦轂天子車飾也侍謂侍從

問拾遺左右善曰漢書曰議郎掌顧問應對又曰蕭望之

劉更生並拾遺左右良曰答謂應谷君命

中通親親表

拾遺謂拾其遺

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

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誠

毛詩序曰鹿鳴宴羣臣嘉賓也又毛詩序曰棠棣燕兄弟也

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翰曰鹿鳴詩篇名美君臣喜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

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爾善曰列女傳曰杞梁妻者齊杞梁殖之妻

也齊莊公襲莒殖戰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屍於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

惠王王信讚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濟曰犬馬植自喻也言人之誠不能動天若能動天天子應

知我也杞梁妻其夫戰死於莒城妻哭之城為之崩鄒衍盡忠於君燕惠王信讚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

降霜今我懇誠過於前人不見報應故曰徒虛語爾若葵

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五臣無迴光終五臣向

之者誠也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能終始哉其鄉之者誠也良曰葵藿草也傾

葉於日然日雖不為迴光終是向日之誠心也

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是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

求通親親表

福始不為禍先

善曰文子曰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禍始不為禍先范子曰文子者姓辛葵

立濮上也稱曰計然南遊於越范蠡師事 翰曰三光日月星葵藿俱向日此言三光文 連言以屬於君也福始禍

先謂諸王皆不上表 植獨先表故云然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

言者何也五臣無何也字 善曰廣雅曰否隔也尚書曰

友于兄弟 銑曰否隔不通也獨唱謂先陳表也竊不願於聖代五臣使有不蒙施之物五臣再

蒙施之物六字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

有弃予之歎善曰毛詩栢舟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毛 萇曰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也又谷

風曰將安將樂汝轉弃予 言物不蒙恩惠則憂怨也 濟曰只辭也餘同善注伊尹

恥其君不為堯舜善曰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 乃曰子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

若撻于市 良曰伊尹 殷賢臣也餘同善注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

若撻于市 良曰伊尹 殷賢臣也餘同善注 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

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五臣無也翰曰言舜有聖德能盡忠以事於堯

豈事君得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

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善曰尚書曰允恭克讓

光被四表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尚書曰百姓昭明也

舜伊尹然欲其光大被時和之美雍和也緝熙也光明也是臣悽悽婁之誠竊所

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善曰尚書傳曰悽悽

謹慎也戰國策曰吳入郢樊冒勃蘇潛行十日而薄奏鶴立不轉向曰悽悽敬也鶴立不轉也企舉踵也佇也敢

冒昧辭也言獨守本國鶴立舉踵以望恩澤也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善曰尚書曰天聰明求自試表去伏惟陛

### 讓開府表

求通觀親表

### 羊叔子

善曰臧榮緒晉書云羊祐字叔子太山人能屬文為中書郎陳留王立封鉅平子世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後以祐都督荊州諸軍事又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祐表讓後以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亮良同善注

臣祐言臣昨出五臣無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

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

重之地善曰昨出為沐浴而出在外台司三公也為台司故言儀同三司威儀百物使同三司也王隱晉書曰太祖引祐為從事中郎遷領軍事兼內外翰曰常以

台司儀同三司儀式與三公同也重謂辭尊祿厚也

智力不可彊進恩寵不可以謬夙夜戰慄以榮

為憂中謝善曰裴氏新語曰若薦其君將有所乞請中被榮寵早夜戰懼者自量不堪故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眾所

量不堪故以榮為憂

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衆所歸而

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

會善曰管子曰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歎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王隱晉書曰

祐同產姊配景帝為弘訓太后向曰誠五臣言因外戚運會而蒙尊寵非有才德也誠作誠在過寵不

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善曰猥猶曲也孔融文書曰來書懇切訓誨發中

頌也超然越過之貌中詔謂授儀同三司詔也非次謂不依

班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

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五臣有之

弊字五臣廬豈可得哉善曰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

莊子曰顏闔守陋閭左氏傳齊侯遇杞梁之妻于郊使甲之

辭曰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良曰誤謂誤累

讓開府表

所授之職傾覆言敗禍也復反也先人敝廬謂祖父舊居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

復若此善曰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遠顔咫尺

也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善曰晏子春秋越石父謂晏子

申乎知已銜曰古人申於知已大臣之節不可則止善曰論語

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雖小人五臣作敢緣

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年

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善曰列子曰子產相鄭三年

夫人側席而坐韋昭曰側猶特也禮宴者側席而坐也

曰緣因也所蒙開府之職斯義謂不可則止之義服化謂服

晉化側席謂虛其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

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

於五臣無版築之下有隱才於五臣無屠釣之間善

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說築傅巖之野孟子曰傅說舉於板築之間鄭漢三蒼解詁曰版牆上下板築杵頭鐵沓也尉繚

子曰大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良曰板築傳說也屠釣太公也言或有如此之人遺才德於

卑賤而今五臣無朝議五臣無用臣不以爲非臣處

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善曰貴賢不薦而謬處崇班非直身殃抑爲朝

累今乃朝議用臣不以爲非已累朝矣處之又不以爲愧已殃身矣此失豈不大哉言甚大也

得人而我處之不愧儻有如我賢者遺才德於卑賤其失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若

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善曰文武謂車騎及

開府等宰輔謂義同三司銑曰兼文武謂爲將軍兼儀同也儀同同於三公故云等宰輔高位也臣所見

雖狹據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善曰

讓開府表

晉諸公讚曰喜字季和上黨人少有高行爲僕射年老遜位拜光祿大夫向曰秉執亮明也光祿大夫

曾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曾芝字世英扶風人也耽思讀

籍爲鎮東將軍徵光祿大夫四子講德論曰絜身脩德老子曰少私寡欲論語曰和而不同齊曰言代事與和而貞節

不同光祿大夫李胤莅政弘簡在公正色善曰王隱晉書曰李

胤字宣伯遼東人也稍遷至尚書僕射轉光祿大夫孔安國尚書傳曰簡大也尚書曰正色率下良曰正色不阿諂也

皆服五臣事華髮以禮始終善曰周禮曰大司徒領

謂公家之事也新亭問曰印曰士之華髮墮領而後用耳翰曰服事謂衣冠以事君也垂髮白髮雖歷內

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翰曰內謂相外謂將而猶

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

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善曰聖王得賢臣頌曰不足以塞厚望日

月喻君淮南子曰人主之居如日月之明也左傳季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銑曰此選謂儀同三司也越過三人也塞滿也言已偏蒙此選是不滿天下望也日月喻天子也所以退讓者望益天子之明是以守節不為進

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善曰王隱晉書曰太始五年出為都督荆州諸軍事向曰盜賊通行邊隅未靜

於外虞有關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善曰語子曰匹夫不可奪志齊曰留連謂令作儀同

則於外恐寇至虞度之事有關也良曰觸聖情冒上之類也匹夫獨夫也言獨夫執志亦不可奪

### 陳情表

李令伯善曰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

臣密言臣以險費風遭閔凶善曰賈逵國語注曰

生孩六月慈父見背善曰賈逵國語注曰

舅奪母志善曰莊子田開之曰單約行年七十毛詩序

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善作

撫養善曰李陵

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善曰李陵

養於祖母以老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獨平後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疏武帝覽其表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徒尚書郎為河內溫令左遷漢中太守年去官卒密一名虔

銑曰險費

銑曰險費

銑曰昔死也

銑曰昔死也

銑曰昔死也

銑曰昔死也

銑曰昔死也

曰遠處天一隅苦困獨伶丁國語曰晉趙氏冠韓獻子戒之  
曰此之謂成人論語曰三十而立 銳曰零丁危弱貌成立  
謂二十也既無叔伯終鮮兄弟善曰毛詩曰終鮮兄弟維子與汝門衰  
祚薄晚有兒息善曰字書曰祚福也 向曰衰微也外無暮功彊近

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善曰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僮子羞言五伯向

曰暮功謂大功小功之親彊盛也僮僕也

然然獨立五臣作榮榮子立形影相平善曰

曹植責躬表曰形影相平五情愧報 齊曰榮單也平問也

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

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遠奉聖朝沐浴清化前

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

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

陳情表

首所能上報

善曰未字書曰同彼國恩如淳漢書注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漢書曰太子屬官

有洗馬如傳曰前驅也廣雅曰猥頓也漢書谷永上書王鳳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曰孟嘗君相齊使其舍人

魏子收邑三反而不致孟嘗君問其故對曰有賢竊假之數年或毀孟嘗孟嘗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不作亂請身盟遂自無宮門以明孟嘗 良曰聖朝謂晉

朝也連榮並刺史字也無王謂無人主奉供養之事微賤自謙也頓落也言自斷

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

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

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五臣有劉病日篤欲

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

善曰九叢子孔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苟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也 翰曰前除洗馬時以有表辭

進謂欲去退謂欲住也狼狽猶悽惶也 伏惟聖朝以

伏惟聖朝以



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善曰爾雅曰矜憐也况臣孤

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官

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善曰鄭玄禮記注曰

矜謂自尊大也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統曰為朝

謂蜀朝也郎署謂尚書郎言我本謀為官職非隱逸以名節

自矜也軍所虜獲曰俘蜀為晉滅故云此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

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善曰毛詩

溼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揚雄反駮曰臨汨羅而自噴何

恐日薄於西山廣雅曰奄困迫也向曰拔擢謂郎中洗馬

也優饒渥厚也盤桓不進貌有所希望言但為侍養非人命

危淺朝不慮夕善曰左氏傳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其長

不謀至夕之生也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

陳情表

終餘年善曰鸚鵡賦曰匪餘年之母孫二人更相為

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良曰區區猶勤也廢臣密

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

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善本亦劉之日短也烏鳥私

情願乞終養善曰葛翼喪伯父還傳記曰烏鳥之情誠

翰曰烏鳥反哺其母善我自此臣之辛苦非獨五臣蜀

之人士及三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

共鑒善曰左氏傳晉大夫曰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銜

我辛苦天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

保卒餘年善曰禮記曰子曰小人行險以徵倖僥與微同

倖之恩安  
終殘年也  
**臣生當墮首死當結草**  
善曰漢書谷永上書王鳳曰齊客墮首公

門以報恩施 濟曰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子穎曰吾死嫁之及困又曰殺以殉穎乃從初言嫁之後與秦將杜回戰穎見老人結草以充杜回回穎為穎所獲  
**臣不勝犬**

**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善曰史記丞相翟青曰臣不勝犬馬心

**謝平原內史表**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機起為平原內史到官

上表謝恩  
良同善泮

**陸士衡**

**陪臣陸機言**  
善曰蔡邕獨斷曰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皆為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 銑曰諸侯之臣

於天子朝稱陪臣此及姓也  
**兼丞張含賫板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  
善曰

機前任吳王郎中今故稱此  
**今日九月魏郡太守遣**

陳情表

凡王封拜謂之板官時  
**拜受祗竦不知所裁**  
中謝 翰

成都攝政故稱板詔  
**臣本**  
五臣作 吳人  
**出自敵國**

下丞賫持也板冊文假言假借  
**世無先臣宣力之**

**效才非立園耿介之秀**  
善曰尚書舜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為易曰賁子立園東帛

發爰王肅曰憲處立園道德彌明必有東帛之聘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 銑曰先臣謂父祖也宣用效勤也言非有功

於國耿介獨也言負才德  
**皇澤廣被惠濟無遠**  
善曰

清絜獨居丘園不仕之人也  
**擢自羣萃累蒙榮進**  
善曰

四子講德論曰皇澤豐沛尚書曰無遠弗届  
**入朝九載歷官有六**  
善曰

曰羣萃而同處賈逵曰萃亦處也  
**身登三閣官成兩宮**  
善同向注 向曰入朝謂入晉朝

吳王郎中尚書郎中殿中郎又為著作郎三閣謂  
**服冕乘**  
秘書郎掌內外二閣經書也兩宮東宮及上臺也

軒仰齒貴游

善曰左傳衛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杜預傳注曰齒列也周禮曰師氏以

三德教國子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濟振景拔迹顧

邈同列

善曰臣贊漢書注曰貌凌邈也濟曰言施重

山岳義足灰沒

善曰葛龍其讓州碎文曰恩重山岳言君

蒙恩施之重我於事義

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

湯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

中謝善曰周

良曰曹國顛沛謂趙王倫篡位遷帝金甌無節謂不能見危

而橫為故齊王罔

永所見枉陷誣臣與眾人共

作禪文

善曰王隱晉書曰濟王罔字景洽趙王倫篡位罔

曲詠加也禪文

幽執囚圜當為誅始臣之微誠不

謂禪位之文

謝平原內史表

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

善曰司馬遷書曰深幽

執繫也囚圜獄名誅始謂先台誅也言我幽乃與弟雲及

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

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

善曰

陰蒙避廻崎

善曰嶇自列

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

善曰王隱晉書曰

機與吳王晏表曰

而一朝翻然更以為罪最爾之生尚不足吝

左傳子產曰諺云叢爾之國杜預曰叢小貌也說文區區曰尚曾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吝惜也良曰翻反也區區

本懷實有可悲善曰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切慕此爾良曰區區勤勤也可悲謂曹枉橫實可

悲痛畏逼天威即罪惟謹善曰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遠頻咫尺公羊傳曰

不即罪爾何休曰不就罪也漢書曰終軍詰徐偃請下御史

迫天威言逼天威也善曰莊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善曰莊

墨翟之口慎子曰臣下閉口左右結舌替夫論曰臣鉗口結

舌而不敢言左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墨子曰君者臣

也結繫也束口繫舌言不敢語善曰莫大之釁日經聖聽

善曰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銑曰釁罪

也人之罪莫大不忠不孝日經聖聽謂日日經天子聽察也

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五臣慨而不

能不畏恨五臣作者唯此而已銑曰肝血謂赤心誠實

謝平原內史表

也志無所申但悲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迴霜收電使不

隕越善曰陛下謂成都也毛詩曰愷悌君子杜預左傳注

如雷電之震左傳齊侯對宰孔曰小白恐隕越于下也向

也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懷金拖我紫退就

散輩善曰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攜幼迎孟嘗君道中揚子

不除名爵散官之輩法言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解朝曰紆青

子日色有五情踣善曰天躋善曰地若無所容善曰黃

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躋史記曰魏公子自責似

若無所容也良曰震悼驚也踣曲也躋累足行也思前得

罪五情震驚心自愧責於天地若無所容也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

雨之澤播及朽瘁善曰尚書武王曰惟我文考若日月

之照臨范曄後漢書鄧騭上疏曰被

雲雨之濯澤也。翰曰日月。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喻君也。播布朽腐瘁病也。

臣零落罪有可察。荀削丹書得夷平民。善曰左傳。也。著於丹書。書曰延及平民。翰曰削除也。丹書定罪之書。夷亦平也。平民凡民也。言蒙天子昭察。除其罪書為凡民也。

則塵洗天波。謗絕眾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善曰。塵喻罪也。天波喻天子恩澤。謗。猥辱大命。顯授符虎。善曰。枉也。言初所尚未至。天恩洗罪。猥辱大命。顯授符虎。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向曰。猥。使春。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向曰。猥。使春。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向曰。猥。使春。

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沉之羽復與翔鴻撫翼。善曰。莊子曰。孔子之楚。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沈者也。班固漢書張陳述曰。攜手逐秦撫翼俱起。向曰。陸沉。謂無水而沉。喻已也。翔鴻。前朝士也。言我願蒙天恩。再得與朝士齊列也。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善曰。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命名也。謂所

謝平原內史表

起。向曰。陸沉。謂無水而沉。喻已也。翔鴻。前朝士也。言我願蒙天恩。再得與朝士齊列也。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善曰。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命名也。謂所

謝平原內史表

犯罪名已定而逃。云避之謂之亡命。餘同。濟注。濟曰。韓安國事。梁孝王為中大夫。有罪在徒中。漢使張羽拜安國為內史。張敞為京兆尹。殺人被罪。遂逃走。後冀州有賊。天子思敞使治之。敞隨詣拜為冀州刺史。青組。朱軒。並二千石之車飾。

方臣所荷未足為泰。豈臣蒙垢令文所宜忝竊。善曰。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夫之謂復存于心。方言曰。貪而不施。謂之去。良曰。垢。濁也。吝。恨惜也。忝。辱言我含此汚濁。豈能辱竊。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此位也。

慙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善曰。如淳漢書注。告歸寧。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問也。良曰。喜謂喜得。內史懼不勝任也。參并言。雜半也。憲法也。當時之法。據官者。便之。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善曰。李陵。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集天衢。胡廣漢官解詁。注曰。轂。下諭在輦轂之下。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善曰。李陵。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集天衢。胡廣漢官解詁。注曰。轂。下諭在輦轂之下。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善曰。李陵。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集天衢。胡廣漢官解詁。注曰。轂。下諭在輦轂之下。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善曰。李陵。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集天衢。胡廣漢官解詁。注曰。轂。下諭在輦轂之下。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善曰。李陵。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集天衢。胡廣漢官解詁。注曰。轂。下諭在輦轂之下。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翰曰稽顙拜也言為奉法赴任不得奔走謝城關也視天子街衢不得往故馳心也輦天子車載屏營惶惶也

勸進表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劉琨連名勸進中宗嘉之晉紀曰劉琨作勸進表無所點

劉越石

銑曰閔帝為劉曜所殺琅邪王春在江南時劉琨在并州段疋碑在冀州

建興五年

善曰晉書曰建興帝年號

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

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

軍事領護軍

五臣無

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

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

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匹磾

勸進表

頓首死罪上

尚字

書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

越天地司牧黎元

善曰左傳和文公曰天生人而樹之

聖帝明王鑒其若此

以奉之

善曰范曄後漢書袁紹上疏曰洛邑之祀荀悅申

而臨之

善曰東觀漢記馮異曰更始敗云天下無社稷

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

善作 樹之以君所以對

善曰左傳和文公曰天生人而樹之

善曰左傳和文公曰天生人而樹之

善曰左傳和文公曰天生人而樹之

善曰左傳和文公曰天生人而樹之

善曰左傳和文公曰天生人而樹之

齊曰難也難也替廢也言社稷也難郊廟禮所以弘振遐

風式固萬世重輝冠世毛詩曰式固爾猶良曰弘大式

用靡無由從也言使宗子繼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

琨臣匹磻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

帝肇基景命善曰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

今上受禪追土尊號曰宣皇帝尚書武王曰至于大王肇基

王跡詩曰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鄭玄曰天之天命又附

著於汝也良曰三五謂三皇五帝也自此世祖武皇帝

以下無不從其繼絕之道也肇始景大也

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善曰世祖武帝廟

文王用肇造我區夏三世謂宣景文四聖謂武帝也書曰昔

我文王武王宣重光廣雅曰軌跡也翰曰三葉謂宣景文

帝也各有文明之德故重光四聖謂武帝惠敏懷也

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

周氏善曰左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鄆卜世三十七

自元康以五臣來艱禍五臣繁興永嘉之際氛

厲彌昏善曰晉書曰惠帝即位改元曰元康向曰元康

氣厲危也謂劉聰石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

有若綴旒善曰王隱晉書懷紀曰羯賊劉曜破洛皇帝崩

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公羊傳曰君若贅旒贅猶綴也何

休曰旒旗旒也以譬者言為下所執持東西爾齊曰宸極

喻君也失御人之道醜惡裔遠也謂懷帝死賊賴先后之

延也旒冕旒上綴珠下垂而危言國家以之

德宗朝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善曰王隱晉書

大司馬南陽王保於長安立秦王為皇太子懷帝崩皇太子

即位左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醜天不失舊物鄭玄尚書緯注

勸進表

三十一

授欽明服膺聰哲玉所貝幼彰金聲夙振善曰尚書思禮曰服膺拳拳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翰曰誕大也言大授敬明之德家而又聰智幼少夙早也詩云金玉其相相質也振奮也

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善曰尚書語注曰攝猶兼也毛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毛詩序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尚書曰俟我后

懷來蘇之望善曰尚書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包咸論語注曰攝猶兼也毛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毛詩序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尚書曰俟我后

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善曰左傳鄭伯曰天其悔禍于許也向曰不圖不意也荐重臻至也言大災重至謂劉曜破長安也國未

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善曰左傳富辰曰人未忘禍王又興之何法盛晉書胡錄曰建興四年劉載使劉曜寇長安漢

陵虐天邑善曰左傳富辰曰人未忘禍王又興之何法盛晉書胡錄曰建興四年劉載使劉曜寇長安漢

勸進表

名臣奏曰大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為羣尚書曰肆子敢求爾天色商濟曰肆縱也犬羊喻劉曜虐害也天邑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

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廷善曰于寶晉愍紀曰賊入子蒙塵于平陽傳暢諸公讚曰葛蕃傳徵平陽求連和迎上上於具見害良曰仍因也言琨等使人奉表詣長安還因

知閔帝沒也不守不能守備幽神器流離再辱荒逆善曰再謂懷愍二帝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也翰曰神器天子位也流離崩喪也再辱謂懷愍帝先沒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

厄運之極古今未有善曰小雅曰載事也銑曰困厄之運甚於古今苟在

食土之毛含氣五臣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

巷哭善曰左傳羊尹無宇謂楚子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三略曰含氣之類咸願得志新序子貢曰子產死國



人聞之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安歸皆巷哭向曰

毛草也言聞帝蒙塵食土草及有生之類無不推心氣絕而

已况臣等荷寵三世位則鼎司也善曰三出謂邁至親

邁相國參軍父蕃太子洗馬侍御史鼎司謂司空也謝承後

漢書序曰王龍幹事遂呼鼎司齊曰珉家三代俱事晉為

著職鼎司三公承問震惶五臣精爽飛越善曰謝承

也謂珉為司空寶武上疏曰奉承詔命精爽殫越良曰皇恐

爽也承問謂聞破云之事也飛越猶飛揚也且悲且惋

五情無主善曰文子曰昔申黃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

謂王之亡惋舉五臣哀胡垂上下泣血善曰謝承後

謂惋賊之亂善曰董卓起朔垂毛詩曰鼠臣珉臣匹殫頓首頓首

思泣血銑曰胡垂謂五州臣珉臣匹殫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善曰昏明謂

曰春秋之代謝日月之晝夜孫卿子云日月遞照周易曰泰

者通也物不可終通故受之以否向曰否塞泰通言物不

可久昏塞當還明通謂天命未改歷數有歸善曰左氏

國雖云亦當通濟也謂楚子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書曰天之歷

數在爾躬濟曰言歷數未改晉當復歸或多難以固

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善曰左氏傳曰楚使椒舉如

侯曰不可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

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

公是以為盟王也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齊齊字上五

憂漢書路温舒曰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齊齊字上五

字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善曰左傳曰

勸進表

善曰

善曰

善曰三出謂邁至親

善曰謝承後

善曰文子曰昔申黃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

善曰董卓起朔垂毛詩曰鼠

善曰昏明謂

善曰左氏傳曰楚使椒舉如

善曰左傳曰

善曰齊襄公立

善曰齊襄公立

善曰左傳曰

善曰左傳曰

善曰左傳曰

之禍而相公以與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絲是觀之禍  
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良曰晉獻公以驪姬為夫人乃諸  
公子重耳出奔後獻公竟重耳還國是為文公以王諸侯之  
盟多難謂遭無知之難般憂謂被驪姬之譖也固邦國謂相  
公也啓聖明謂文公也言此以喻君也

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  
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於

神明聖姿公矣兩儀善曰鹽鐵論曰定傾扶危史記曰

曰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孝經授神契曰十世升平至德通神  
明兩儀天地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翰曰陛下謂元  
帝也玄德謂潛行道德也兩儀天地也言道德通神明舉元  
動合天地能扶持社稷之危繼續黔首之命黔首百姓也應

命代五臣之期紹千載之運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

也廣雅曰命名也相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  
子所思想而不可得見也 銑曰紹繼也聖人千載一出言  
元帝繼此千夫五臣無 符瑞之表夫人有樹中興之

勸進表

北圖識垂典自京畿隕五臣喪九服崩離善曰東

羣臣上奏世祖曰符瑞之應昭然著聞矣曹子建責躬詩曰  
得會京畿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曰侯  
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蕃服論語子曰邦分  
崩離析 向曰謂江左有符瑞而與識文應之殞喪墜失也  
崩離壞 散貌 天下蹢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遺夷羿宗

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海內蹢

魏絳對晉侯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  
人以代夏政又曰夷羿收之杜預曰夷氏也史記曰幽王嬖  
愛褒姒竟發后羿襲幽王於驪山下 濟曰蹢然憂傷貌夏太康出  
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之下 齊曰蹢然憂傷貌夏太康出  
敗為羿所逐夷羿氏也姬周姓幽王為犬戎所滅遘  
遇離羅也言此二主遇難無能過於晉也蔑無也 陛下

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善曰王

曰元帝琅邪恭王之長子永興元年就國二年加揚州諸軍  
事章孟諷諫詩曰撫寧遐荒江左江東也春秋歷序曰東方

為左毛詩曰奄有龜蒙左氏傳晉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良曰元帝居琅邪時加撫揚州諸軍事故云撫寧江左今復歸江南故云奄有舊吳奄布也抗明威以攝五臣柔安言服用刑德以安蕃服叛亂也

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善曰尚書曰我有周佑命將禮曰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翰曰抗舉肅服也不類謂異國也大順

企踵善曰尚書曰汝不遠惟商裔成人宅心知訓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延頸企踵翰曰純厚敷布字居暢通也言純厚之化通仁義之

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善曰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銑曰揆度也四門四方之門穆穆和悅貌言度百事有次序於上

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善曰書曰昔有過遶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以牧夏眾使女艾謀澆

遂威過戈復禹之績善曰美談美其成功談說也宣王之興周詩以為休詠善曰毛詩序曰蒸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故詩

况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善曰詩曰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良曰勳功格至也清輝謂天子之

蒼生顯然莫不欣戴善曰尹文子曰堯德化布於四海仁惠被於蒼生淮南子

然仰德貌善曰尚書曰禋戴荷戴也善曰尚書曰禋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善曰尚書曰禋

且宣皇之胤唯善曰尚書曰禋有陛下善曰尚書曰禋曾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善曰尚書曰禋

孫善曰尚書曰禋曾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善曰尚書曰禋

君矯魯國化而為一心君曾無二何暇有三天祚大晉必

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善曰法言曰昔在有

有顯懿故天因而祚之左傳介之推曰天未絕晉必

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良曰祚福也祀祭祀是以

通無異言遠無異望善曰漢書曰霍光以內外異言

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矣善曰漢書曰霍光以內外異言

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善曰孟子曰堯崩三年之

南天下朝覲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

之子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詩

曰君子有徽猷咨實戲曰用納乎聖德矣天地之際既

交華裔之情允洽善曰封禪書曰天人之際已交上下

不亂華向曰裔遠允信也言天一角之獸連理之木

地交通華夏遠裔皆與天地信合

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善曰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

胎不剖郊則出於郊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尚

書有什齒西郊實曰麋乎同列者蓋以百數濟曰一角獸

謂麒麟也連理木異本同末皆王者之美端百數言多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

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善曰冠帶謂中國也西蜀父

書曰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也周書曰不謀同辭會於武

王郊下羽獬賦曰杖莫邪而羅者萬計矣良曰冠帶謂四

方士人要服荒服也言外內士人諸侯同為勸進之辭者萬計也是以臣等敢五臣無考

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味死以上尊號善曰漢書

賦曰函夏之大漢書又曰諸侯昧死再拜言上尊號願陛

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

為務不以小行為先善曰東觀漢記羣臣上奏世祖曰

勸進表

誦上書曰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飾小行以自託於鄉黨人主惟社稷固爾銑曰舜禹皆受禪以濟時故願存之巢父許由皆舉高節不仕顧狹小之行以黔首為憂不以克推讓也言勸為至公無為推讓

懷下以釋溥五臣天頌首之望善曰詩曰乃眷西顧又曰溥天之下漢書

則所謂生繁華於枯美育豐肌於朽骨神望程義曰天下頌首服從莫能抗扞國難也向曰慰安也謂宗廟神祇乃顧於君言立君當上安神祇之願下赴天下頌首之

人獲安無不幸甚善曰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者揚

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以久虛萬機不可以曠生死而肉骨尚善曰帝曰變命汝典樂神人以和漢書漢王曰以韓信為大將軍蕭何曰幸甚向曰黃者揚之秀萬人得君猶枯木朽骨生其枝葉

臣現臣匹碑頓首頓首肌肉也神謂宗廟也獲得也

勸進表

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

善曰史記李斯曰明主聖皇所能久處尊位東觀漢記諸將上奏世祖曰帝王不可以曠公羊傳曰緣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左氏傳君子曰莒恃陋不修其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剋其三都杜預曰浹辰十二日也濟曰曠空殆危也浹及辰時也自甲辰時也

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善曰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左傳叔向問晏子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漢書曰陽九之厄

寇窺窺伺國瑕隙齊人五臣波蕩無所繫心安

可以廢而不恤哉善曰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上上下下無

覲同杜預左傳注曰狡猶也說文曰窺小視也又曰覲欲也毛萇詩傳曰瑕猶過也隙謂間隙也漢書曰富人博戲亂齊人如淳曰齊民也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平民也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谷永集

曰國家久無繫嗣天下無所繫心良曰狡寇謂劉聰劉曜也窺齊欲伺候齊平也波蕩動散也言聰曜欲候我國家取隙而平人動散無所託伺可闕而不矜恤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善曰公羊傳曰齊侯逡巡而謝花擘後漢書馬武謂世祖曰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猶退讓也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善曰傳禧十五年晉與秦戰于韓原秦伯獲晉侯以歸卻乞呂甥曰將若君何眾皆曰何為而可對曰往結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莊子曰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欽曰駭驚也圍孺子名闔合前事之不忘後代善曰戰國謂趙襄子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具志魏文帝策命孫確曰前代之懿事後王之元龜向曰元大也大龜可卜知

步進表

吉凶但能不忘前晉侯之事亦可為今之大龜陛下明並日月無幾不燭深謀遠慮出自曾懷善曰家語孔子曰所謂聖者明並日曰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不及當時之士也濟過秦論曰幽暗燭照言謀慮深遠皆在陛下俯聽不假臣等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善曰史記丞相程青曰臣不勝犬馬心良曰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善曰遲久也開泰為泰平傳晉使呂相絕秦曰敢盡布之執事翰曰乃誠勸進之誠執事君之左右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統曰盛禮無尊統之禮謹上臣琨謹遣兼五臣無左長史右司馬臣五臣無温嶠善曰王隱晉書曰温嶠字主簿臣辟五臣除司空右司馬五年琨使詣江南也

閻訓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辟閻訓字祖明樂安人也沒石勒為幽州刺史

臣禪遣散騎常

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

榮劭

善曰晉百官名曰榮劭字茂世北平人為清河太守

輕車將軍

五臣有關事字關

內侯臣郭穆

善曰百官名曰郭穆字景通汲胡中

奉表臣琨臣匹禪

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七

